



運 航



力 水



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3718

河防一覽

【一】

明·潘季馴



第一輯

第四種

據乾隆戊辰河署刊本校印

封面題簽：葉譽虎先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行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藏版

校對者 徐 硯 農
句讀者 汪 胡 楨

刻河防一覽引

季馴生而顛蒙。居東海之濱。不知所謂黃與淮者。長而計偕北上。尋奉使南遊。亦貿貿然惟舟子之所之耳。河中沙渚壘壘。操舟者尋隙而進。竊謂河道固然也。嘉靖乙丑。謬承總河之命。時黃決沛縣之飛雲橋。而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馴視之惶懼無措。道謀滋起。莫知適從。曰。吾其問諸水濱乎。乃遡流而西。延袤荒度。故道新衝。炯然在目。所至則進田間老叟與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決而衝者。過頽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喟然歎曰。河在是矣。業有成議。力請僅得復留城以下故河六十里。隆慶庚午。河決邳睢。渠成平陸。奉命再治。而故道盡復。萬曆戊寅。三奉璽書。以右都御史總督河漕。時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與鹽諸郡邑。則匯爲巨浸。懷山襄陵矣。爲馴慮者曰。爾居常欲復故道。今故道安在哉。馴曰。是固難。第無他策。乃以身先之。芟舍爲居。腐心蒿目於畚鍤間者八閱月。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道。築高堰黃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隄十萬餘丈。以爲外護。如此者十年。而人皆忘其爲隄之功。盡棄之爲車馬蹂躪之場。風雨又從而剝蝕之。而河復四潰矣。歲戊子。馴從草萊中再拜明命而出。治之如故。而河亦



如故云。夫議者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何哉。蓋見舊河之易淤而冀新河之不淤也。馴則以爲無論舊河之深且廣。鑿之未必如舊。即使捐內帑之財。竭四海之力而成之。數年之後。新者不舊乎。假令新復如舊。將復新之何所乎。水行則沙行。舊亦新也。水潰則沙塞。新亦舊也。河無擇於新舊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但當防水之潰。毋慮沙之塞也。昔漢武塞瓠子之決。而禹道遂復。宋欲力遏北來故道。使之東注。卒無寧日。而國大疲。此非萬古明鑑哉。或謂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獨非泗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即此河也。宋神宗十年。河大決於澶州。合南清河而入於淮。南清河者。即泗沂也。行之五百餘年矣。是亦黃河之故道也。且我朝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是天所以默相我國家而預闢此河以助之也。敢弗守乎。馴殫心力者二十七年。今且歸而死矣。不敢不以一得之愚。質諸後之君子。萬歷庚辰。河工告成。司道諸君。曾以不佞奏議及諸明公贈言。編刻成書。名曰宸斷大工錄。然其事止於江北。而諸省直無所發明。事體未備。檢閱未詳。故茲舂錘之暇。復加增削。類輯成編。名曰河防一覽。首載璽書。重王命也。繼以圖說。明地利也。河議辯惑。闡水道也。河防險要。慎厥守也。修守事宜。定章程也。河源河決考。昭往鑒也。古今稽證。備考覈也。而諸臣章奏。次第纂入。便檢括也。爲卷一十有四。要之皆所以求順治也。試塵丙夜之觀。用備芻蕘之擇。可因則因之。如其不可則亟

反之。毋以僕誤後人。後人而復誤後人也。敬爲之引。
時

萬歷庚寅嘉平月吉。書上七十老人潘季馴謹識。

新安後學羅文瑞書。

河防一覽序

河防一覽敘

河防一覽者何。宮保印川潘公志防河之績也。潘公自嘉靖乙丑迄於今日。奉三朝簡命。以從事於河漕之間。前後二十七禩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寄。若與水相忘者。國家萬萬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也。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於海。兗浮濟。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河以入於涓。雍浮積石。至於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涓。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於涓。亦未嘗不藉於河也。獨今日哉。然則公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役於河者三。其功皆成於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往新渠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則堤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功。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爲最。即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之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觀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况夫四潰之流。呼吸吐納。天

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蓋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盈庭，或以爲當淪海口，不思海口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爲當開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淮予海也。又安用淪海口，而安用復故河爲。此所謂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爲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萬曆辛卯季春下浣之吉，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前經筵日講會典副總裁知起居注官濟北于慎行頓首拜書。

重刻河防一覽序

乾隆歲次戊辰。南河僚窠有河防一覽之刻。秋九月竣事。屬序於余。余喟然歎曰。夫導河之方。肇自禹貢。商周以來。散見於詩書之文。降而漢代。史公有河渠書。班掾有溝洫志。載籍非不詳也。而古河行北條。注渤海。與今勢殊。其法不可施用。自宋熙寧十年。河決一支入淮。故宋有北流東流之分。金明昌間。全河入於淮。元明迄今。資以運漕。爲國計民生所係。治河家言不一。其著於今者。則有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明劉天和問水集。萬恭治水筌。歸諸書。而惟潘印川先生河防一覽一書爲最要。嘗考前明河議煩興。政乃日壞。嘉靖間。決飛雲。隆慶間。決睢邳。萬歷間。決崔鎮高堰。印川先生四起治河。經歷二十七年。其周覽親詢。殫思竭慮。而爲之者既專且久。夫然後得心應手。如輪扁之於輪。庖丁之於牛。宜僚之於丸。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者也。其爲後世之法則焉宜也。吾因是有感矣。在昔之治河。水衡上其策於冬官。廷議聽之。朝命行之耳。未有如本朝歷聖相承。神謀長算。皆出自宸衷。若我聖祖仁皇帝屢幸河工。經營相度。平成永奠。世宗憲皇帝發帑百萬。堅築高堰。保衛民生。今皇帝仁天智神。紹聞續述。指示機要。慎重修防。以臣下智識所未諳。陳請聖訓。無不抉要指微。先幾洞鑒。以予之

驚駘亦得趨走河干者八年於茲。敬謹遵循。幸免失墜。茲又蒙上恩。再理河務。與二三子共効奔走之勞。獲見修古之盛。仰惟雍正七年九月。頒發聖祖治河方略。上諭河臣。敬謹閱看。是本朝典制。星漢爲昭。綱紀所存。固無俟借鏡於往代。而其中節目詳悉之處。入官者必資往訓。以無愆。則印川先生所著。乃得之艱難積久之餘。網羅并包。無所不具。有司得以按籍而知古。由此參酌異同。因時設施。則惟是書之爲要也。予嘗論治河者。有一成不變之理。有隨時遞變之法。如先生之築堤障水。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此理之不易者也。若其因盈縮爲蓄洩。視強弱爲分合。則減黃補淮。束湖濟運。機宜萬變。總在神明於規矩之中。化裁於成法之內。既不膠柱而調瑟。復非冥心而用罔。斯爲善讀書者矣。抑更有進焉。學者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也。記有云。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見質。而親之精智略而行之。蓋言以我之智略。行古人之事。而毋徒託之空言也。誠如是。則際聖主求賢之時。而濟川作楫之材。輩出於以奠清寧。永利賴也。不難矣。予喜是役之成也。故不惜詳論之如此。

後學高斌敬題

河防一覽序

前明宮保印川潘公功在全河。暨今將二百年。家尸而戶祝。蓋其績久而彌彰。此河防一覽一十四卷。乃公手所裁定。其經畫區處之方。足以信於當時。而傳于後世者。而公之深識遠猷。亦略備矣。考公自嘉靖之末。奉命行河。迄萬歷庚寅。上下二十七年。前後四持節。生平精力之所萃。咸在於是。故昔人有云。非竄公習河。河亦習公。洵乎更事愈多。則謀益老。識益鉅。而慮亦益密。非夫淺嘗輕試者。徒託於故紙空譚。而迂疎寡效。可同日而語也。歷觀史冊。宣防之任。自古其難。至於明之中葉。尤非易易。廟堂以喜怒爲可不。臺諫以時局論是非。迨壞瀦既規。日役萬人。費幾鉅萬。非其親暱。孰能無疑。矧夫天時人事。容有違失。局外者操左券以責之。自非灼然不惑。自斷於中。不以禍福利鈍。嬰其慮者。未有不狼顧失次。靡然莫知所適從者矣。公最後于高堰之築。言者譁然。雖勉底於成。而目論者猶斷斷不置。逮奕世之後。利賴昭然。其在于今。孰不知公之爲勞。臣爲能吏。爲無負任使。庸詎悉當日幾無以塞衆多之口。則謂是一編者。皆出自公憂患之餘可也。於戲。以任事之難。而知其成功之不易。是非孟子所云。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乎。乾隆十有三年歲在戊辰。相國渤海公再膺朝命。董正全河。載不才以習學機務。從公

之後公誨之曰夫治河之役上關國計下切民生故有一成不變之理有隨時遞遷之法若印川公之築堤障水以清刷黃此固一成不變之理也至于迎機順導加務善之則又因乎其時神明化裁非可一概論者子其識之載唯唯會此書舊刊滲剝工之僚屬鳩而新焉既成謁序及載載惟書之大旨渤海公序之既詳爰撮公生平在事之久與任之之難者約略論之後之君子得觀覽焉

乾隆十三年冬十月

後學張師載敬題

重刻河防一覽後序

黃河自宋熙甯時南徙入淮。明永樂間陳平江開管家湖通漕北上。於是黃淮運三水合流。河防之關係愈重。治之愈難。嘉隆之際。浮議盈廷。河政日壞。潘公印川起而治之。前後凡二十有七年。始奏平成之績。蓋若是之難且久也。公才識精明。疊膺河漕重寄。其敷治全河方略。備載公所著河防一覽中。迹其築高堰。堤淮河。雖公自謂一準平江舊轍。然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俾二瀆安流利濟。其苦心碩畫。直可垂諸萬世。我朝歷聖相承。以生知天縱之姿。廬國計民生之慮。經營河務。指示修防。憲章具在。固無俟於他求矣。抑聞之蘇穎濱云。事之在官。必見於書。網羅一時興廢之計。傳之於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古。參酌同異。因時而施其宜。然則公所著河防一覽書。洵司事者所當鄭重講求者也。矧自束髮受書。隨侍祖父宦遊時。即習聞庭訓。凡言經濟之學。必首舉治河爲難。壯而遊學四方。轍跡所至。知黃運兩河。實有關於國計民生者甚大。迨雍正癸丑。効力南工。曾佐相國稽文敏公幕最久。繼隨公從事浙江海塘。旋簡調南河。備員修守。竊嘗尋繹潘公緒論。以爲指歸。觀察姚公因諸僚友之請。以河防一覽板在任城。歲久漶。議重刊以廣流傳。業已校勘鳩工矣。觀察旋丁外艱。未竣事而。矧謬膺推簡。繼公之後。爰

董率斯役。以告厥成。敬請今相國東軒公製序以冠其端。編中綱目既已粲如指掌。何庸復爲支贅。伏思國朝清水潭之役。我聖祖仁皇帝委任靳文襄公。而河又大治。今所傳靳公八疏。率本公之方略。而增損化裁於其間。以奏安瀾之烈。嗣後節使多元公碩輔。繼武代興。而孰不稟矩矱於平江印川者乎。詩有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蓋言法古即所以敬官也。其或聰明自用。率意冥行。棄是編於篋衍。抑或漫爲涉獵。而不求其肯綮之所存。則今昔之險要殊勢。事變殊宜。謂可刻舟而求劍耶。若夫神明於筌蹄之外。行所無事。以善承聖天子治河衛民之盛心。是在公忠經國之君子。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秋八月既望。江南河庫道僉事楚南何熠謹識

河防一覽目錄

卷之一

敕諭五道

祖陵圖說

皇陵圖說

兩河全圖說

卷之二

河議辯惑

卷之三

河防險要

河防一覽目錄

卷之四

修守事宜

卷之五

河源河決考

卷之六

泗州先春亭記

賈魯河記

河源記

于都憲題名記略

鑿徐洪記

鑿呂梁洪記

余太常全河說

止沕河疏

止膠河疏

卷之七

經略兩河疏

部覆前疏

河工事宜疏

部覆前疏

勘估工程疏

部覆前疏

卷之八

恭報續議工程疏

河防一覽目錄

查復舊規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貢船隻疏

部覆前疏

報塞黃浦疏

河工告成疏

黃河來流艱阻疏

申飭徐北要害疏

卷之九

覆議善後疏

覆議河工補益疏

高堰請勘疏

計議淮南未盡事宜疏

申飭鎮口開禁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

河工分派司道疏

部覆前疏

議留河工米銀疏

部覆前疏

申明修守事宜疏

部覆前疏

議守輔郡長隄疏

部覆前疏

恭誦綸音

部覆前疏

卷之十一

添設管河官員疏

申明河南修守疏

停寢訾家營工疏

部覆前疏

修復湖隄疏

就近銓補分司疏

就近銓補河官疏

查議通濟閘疏

部覆前疏

河工告成疏

贈卹司官疏

卷之十二

甄別司道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船疏

部覆前疏

申明職掌疏

部覆前疏

縣官輕忽河務疏

旱久泉微禱雨疏

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

官旗挾帶私貨疏

部覆前疏

恭報三省直隸防告成疏

河上易惑浮言疏

畫地巡守疏

申明修守泗隄工完疏

議創石隄疏

會勘徐城鎮口疏

工部覆前疏

報消泗水疏

併勘河情疏

卷之十三

請遣大臣治河疏

科道會勘河工疏

科道進圖說

條陳善後事宜疏

條陳河工補益疏

條陳治安疏

中州河防要害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四

查理沁衛二河疏

河工大舉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南直隸工程

酌議河道善後疏

祖陵當護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山東工程

清復湖地疏

河防一覽目錄

河防一覽卷之一

河臣潘季馴著

南旺分司主事王元命
濟甯兵河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周陳昌編次

敕諭

河臣潘季馴奉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汛管泉管閘郎中員外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沂州大名曹濮等處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一應合用工價人夫椿草等項。查照該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未盡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漕運者。與各該撫按官計議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官員果能勤勞幹理。著有成績。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方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違例盜決河防。應拏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每年終照

例將挑濬修築過河隄，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爾爲憲臣，受茲專委，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毋或因循怠玩，虛費財力，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敕。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蓋運廣之寶）

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沂州大名曹濮等處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一應合用工價人夫椿草等項，查照該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未盡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漕運者，與各該撫按官計議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官員果能勤勞幹理，著有成績，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方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違例盜決河防，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每年終照例將挑濬修築過河隄，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近該科臣建議，要將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山

東濟寧各臨近地方南直隸淮揚州潁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聽其督理各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以保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便嚴督該道率領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如各官若有縱寇貽患者指名參奏處治爾爲憲臣受茲專委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如或因循怠玩虛費財力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敕

隆慶四年 月 日（蓋敕命之寶）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近年河淮泛濫爲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憂之已屢有旨責之地方官經理奈無實心任事之臣動以工費艱鉅爲解又當事諸臣意見不同事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將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以其事專屬於爾其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有與河道相干者就令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聽爾提督爾宜親歷河流所經會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司道等官悉心協慮講求致害之由博采平治之策備查草灣口何爲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築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

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爲閘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爲正河。孰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合用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便宜奏請。給發委用。功成之日。通將效勞官員。一體分別陞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提督軍務事宜。查照河道衙門原管行事。爾候事寧之日。奏請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有才望。特茲重任。爾尙殫忠籌慮。盡力區畫。俾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必有懋賞。以酬爾功。毋或畏難憚勞。隱忠不效。及苟且塞責。有負委任。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萬歷六年三月初十日（蓋敕命之寶）

皇帝敕諭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今加太子少保陸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季馴。邇者河淮泛濫。濬治罔功。運道有梗塞之虞。民生淪墊。溺之患。疇咨俾乂。僉曰汝諧。爾乃殫任事之忠誠。而持之以果斷。運亨屯之幹略。而出之以恭勤。躬親胼胝之勞。力主隄防之策。束散漫之流。而循故道。借奔衝之勢。以滌新淤。使全河復合于淮。而二瀆並趨于海。以水治水。計慮出于萬全。知人任人。率作先乎衆職。庶幾灑澤濟川之智。允惟利民益國之勳。有臣若時。厥惟良顯。茲科臣覈實聞奏。式獲朕心。特加爾太子少保陸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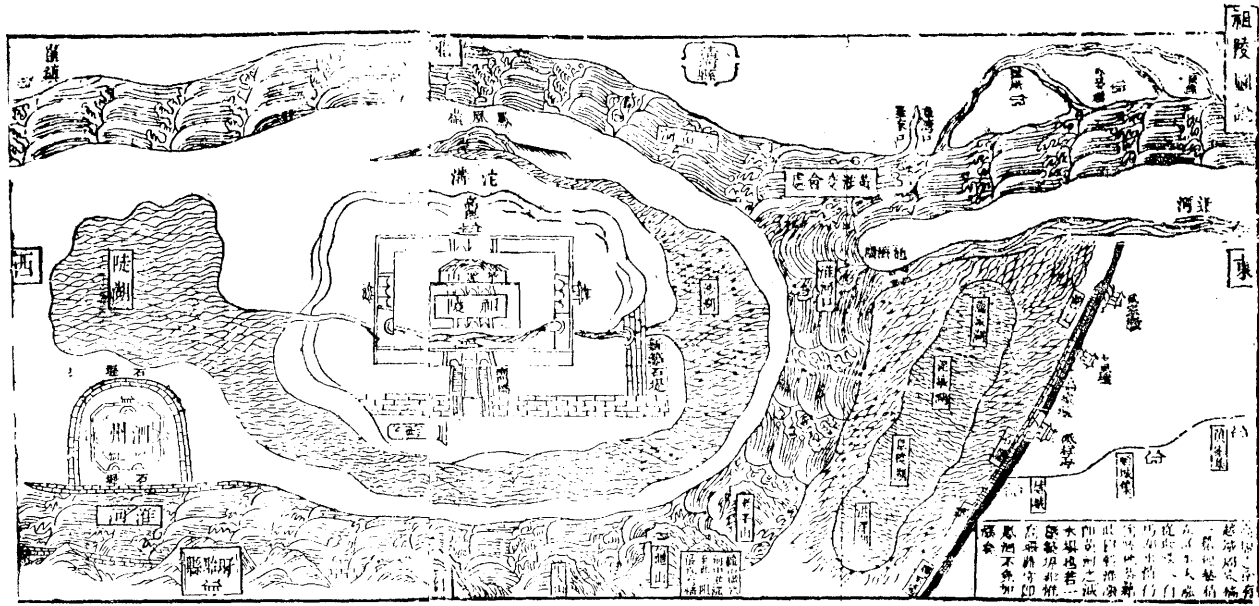
尙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暫留河道經理。磨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賜敕獎勵。以示眷酬。於戲懋功懋賞。朕弗忘渥優之恩。善作善成。爾尙圖永終之績。服予嘉命。勿替初忱。欽哉故諭。

萬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蓋敕命之寶）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該科臣建議。先年河道原設有總理大臣。近年裁革。分屬各該巡撫官兼管。事權不一。目今河患不常。工程重大。要將原官復設。簡擇熟知河務。任事大臣管理。該部議覆相應。茲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駐劄濟寧州。督率原設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守巡等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并淮揚蘇松常鎮浙江等處河道。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游。着實用心往來經理。遇有淤淺衝決。隄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淺去處。務要先事預圖。免致梗塞。并查先年工部題覆事宜。一一着實舉行。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悉聽通融計處動支。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功蹟昭著者。獎薦擢用。敢有不服調度。怠玩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并違例盜決河防。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指名參奏。其餘開載未盡。及河道緊要事宜。悉聽爾便宜處置。其有干漕運撫按衙門事體。公同計處。重大者

奏請定奪。每年終將修理過河道人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冊畫圖貼說奏繳。其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軍務亦聽爾兼理。其各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永保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便會同各該巡撫嚴督該道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若兵備各官縱寇貽患者參奏處治。爾爲重臣受茲委託須殫心竭慮輸忠效勞務俾河道安流糧運無誤。斯稱委任。如或處置乖方以致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忽。故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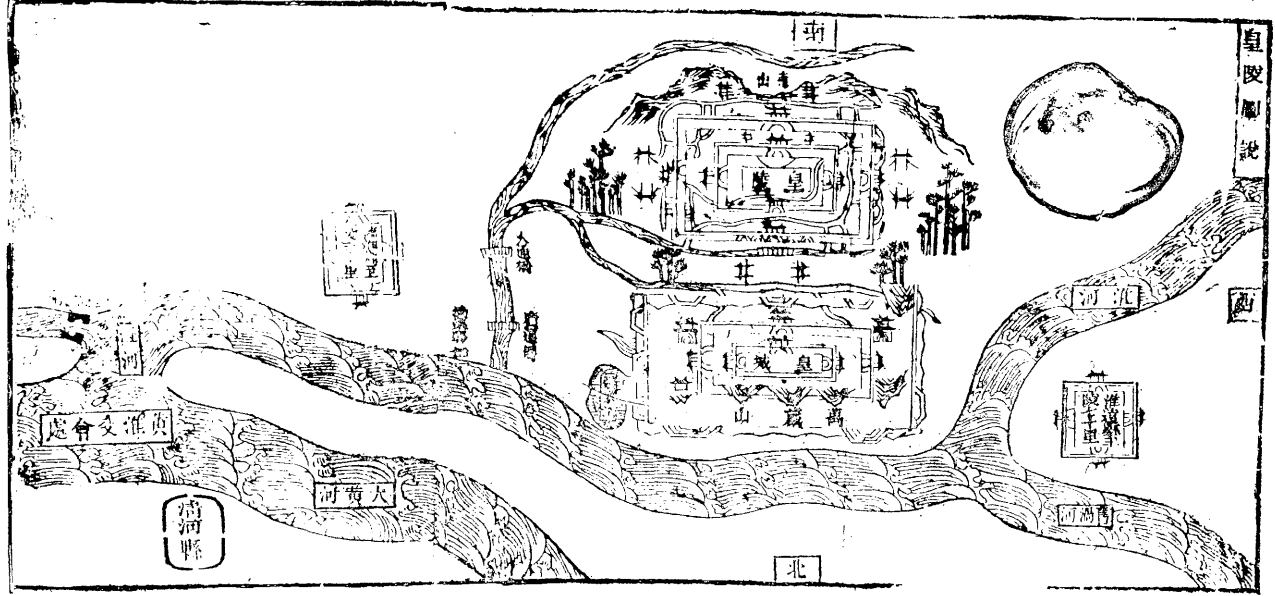
萬曆十六年五月十一日（蓋敕命之寶）



此河之流
 自崑崙山
 東流至孟
 津而東
 即所謂之
 大河也
 其源在崑
 崙山
 其流在孟
 津
 其險在孟
 津
 其利在孟
 津
 其害在孟
 津
 其利在孟
 津
 其害在孟
 津
 其利在孟
 津
 其害在孟
 津
 其利在孟
 津
 其害在孟
 津

謹按形家之言未足深信。然天生一代聖君，使之紹統立極，以開億萬年太平之業，必有鍾靈毓秀之地，以爲之基者。成周定鼎郊廓，卜世卜年，慎重故也。恭閱我二祖之陵，居泗州東北一十餘里，平原中突起高阜，較泗州城址高二丈三尺一寸，沙陡二湖，瀦蓄于前，面淮背黃，兩河發源之處，相距萬餘里，螭蜿而來，合于清河縣之東，並流入海，更無涓滴中泄，而龜山半出河中，約攔去流于後，風氣完固，豈偶然哉！好事者乃欲以私意鑿見，分泄兩河，萬一有誤，得無令人寒心乎！

臣季馴頓首謹識



謹按鳳陽皇陵居祖陵之西南一百八十餘里。奠南北向而亦面淮。形勝稍異。而有取于淮黃合襟則同。知祖陵則知皇陵矣。兩河關係二陵。喫緊如此。私意鑿見者。慎勿易易也。

臣季馴頓首謹識

以上兩圖清初補葺本河防一覽權未載故自乾隆十三年重刻河防一覽本影印

汪胡楨識

全河圖說 星頂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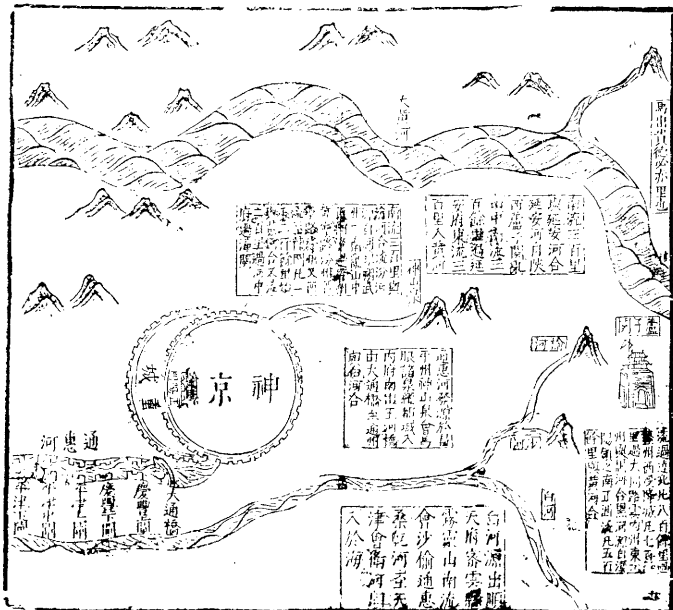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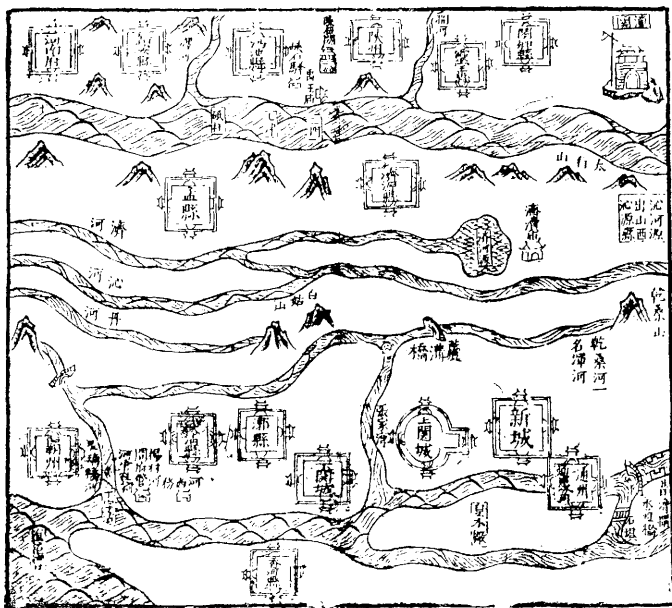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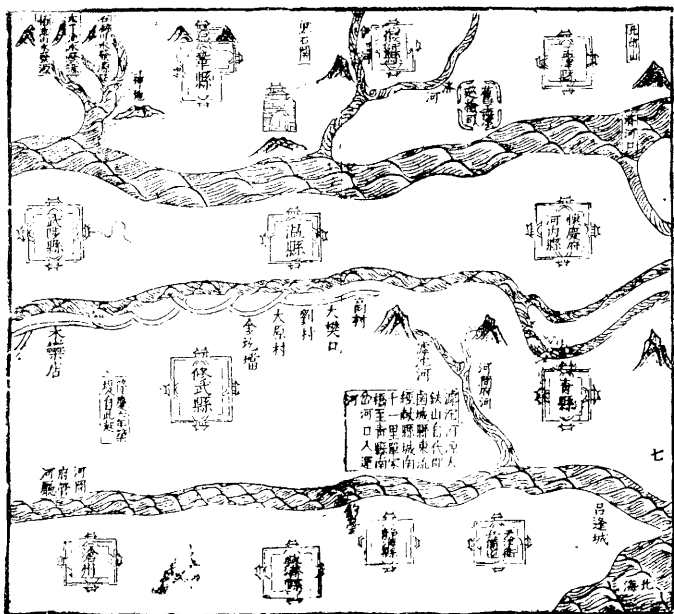
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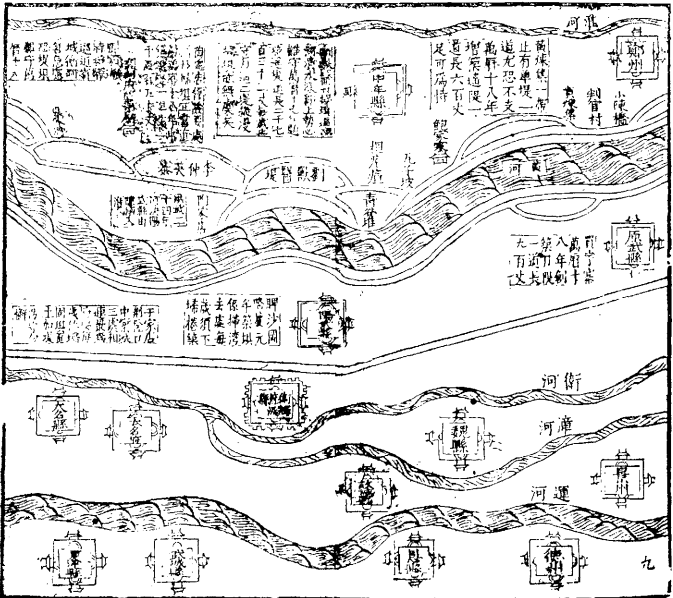
冬夏不消土人云速年成水時六月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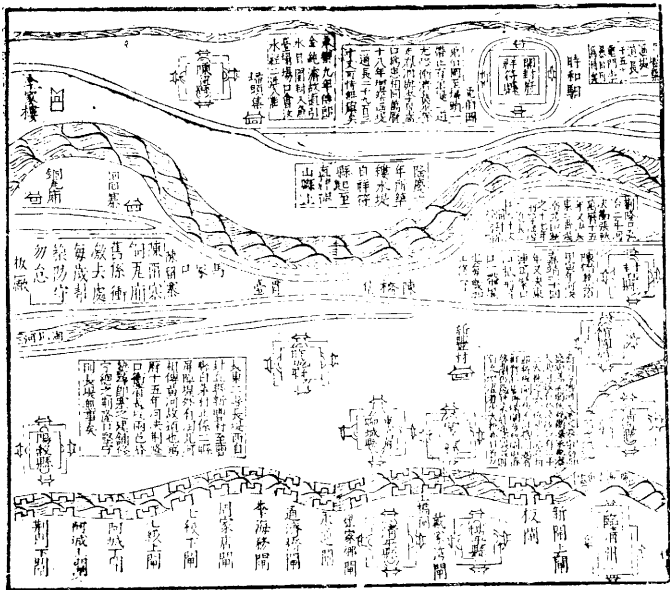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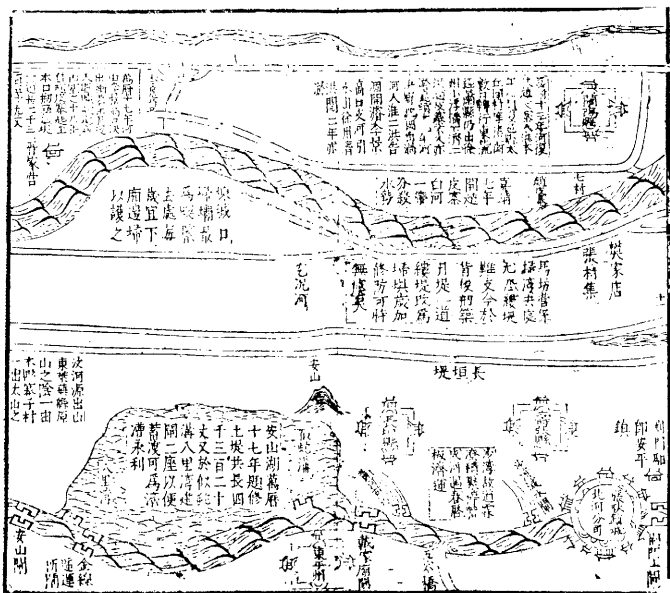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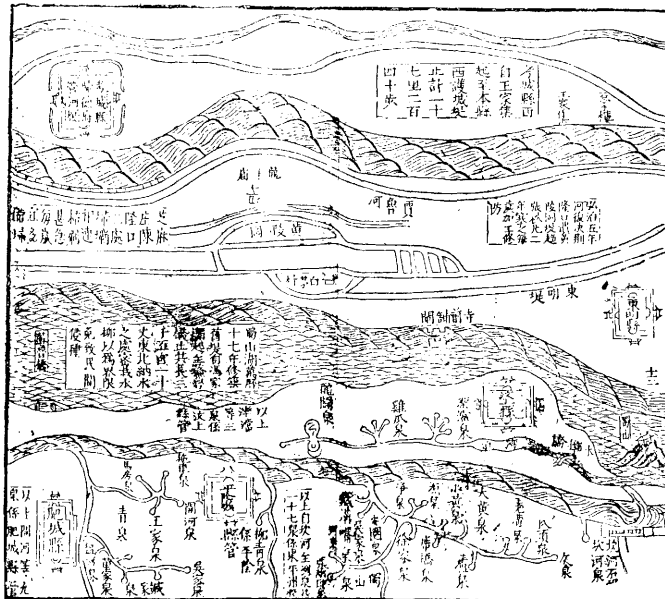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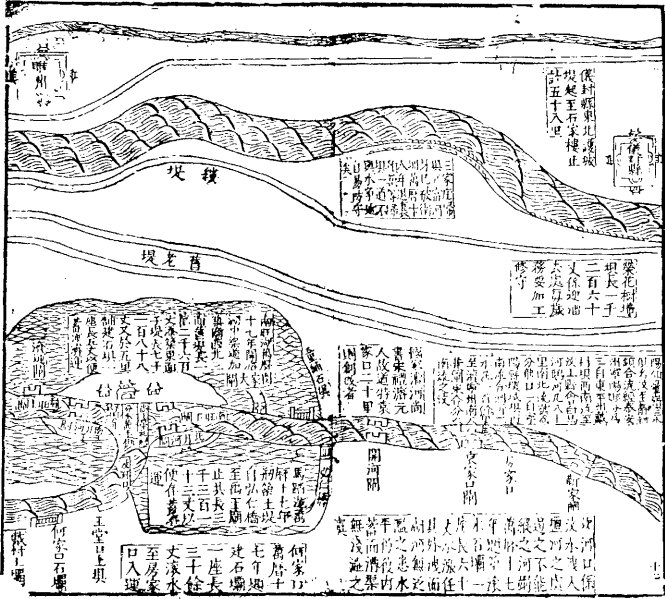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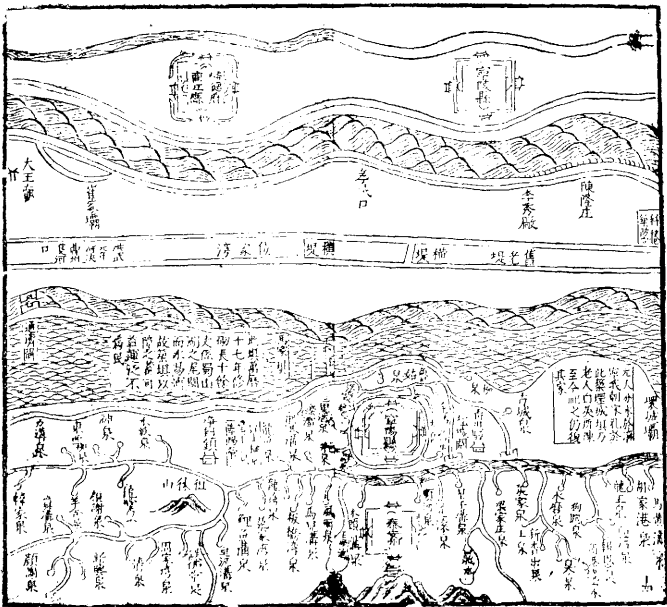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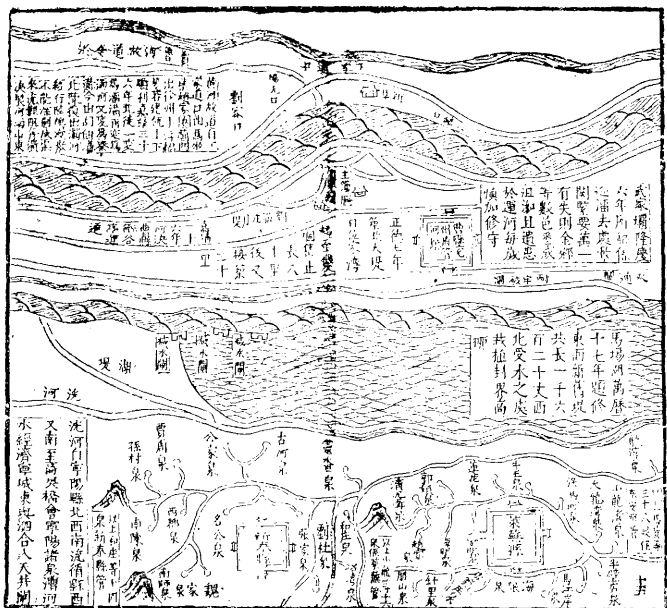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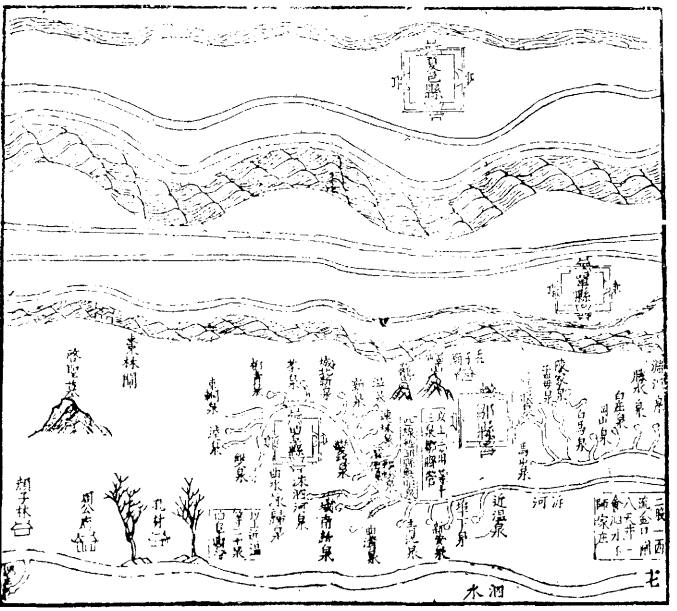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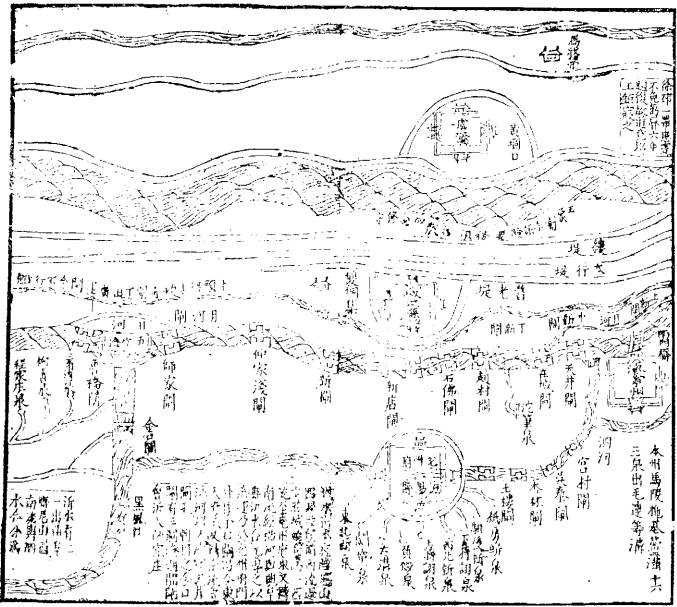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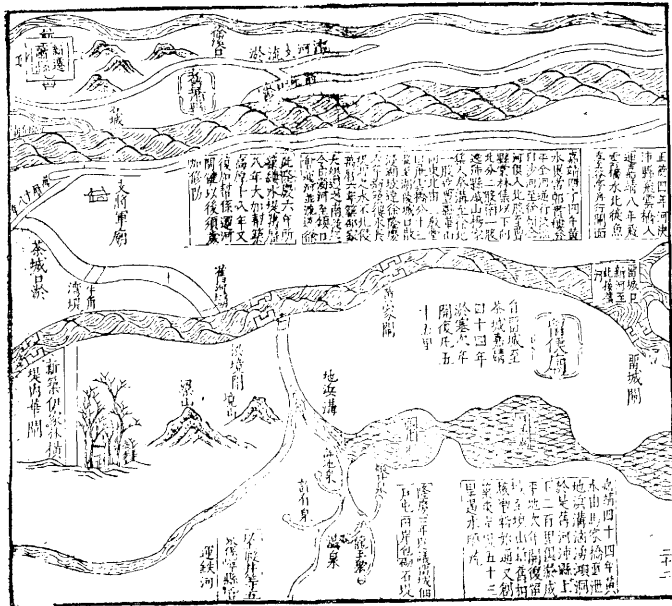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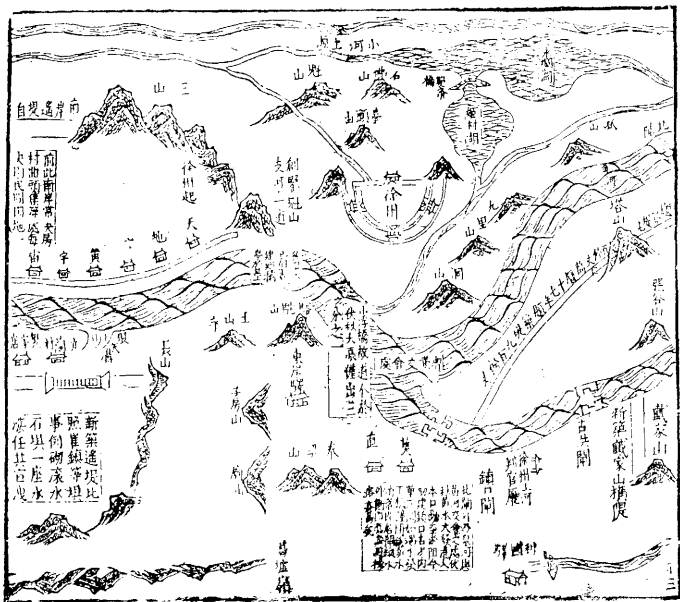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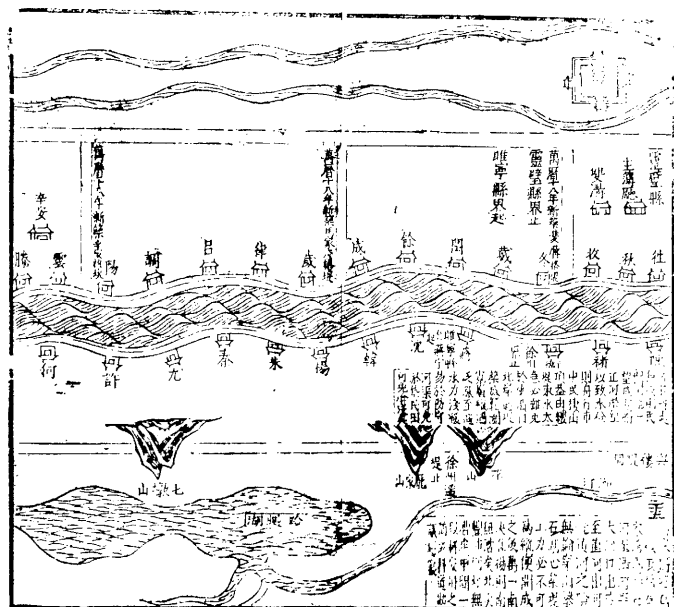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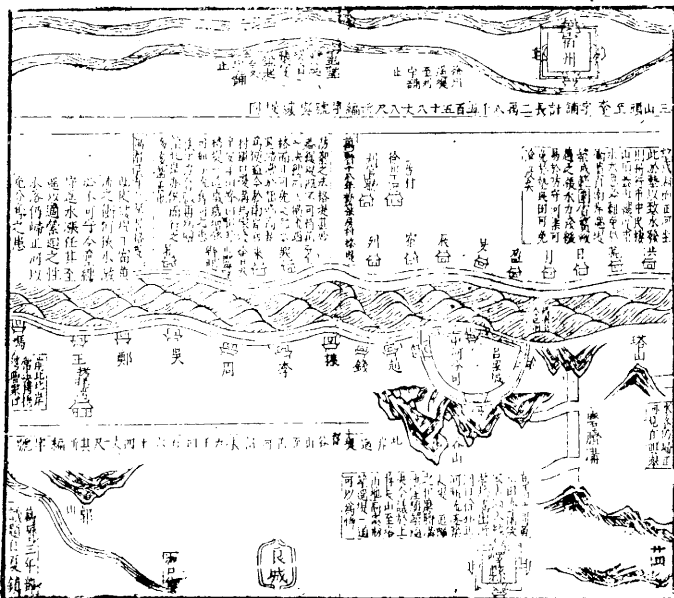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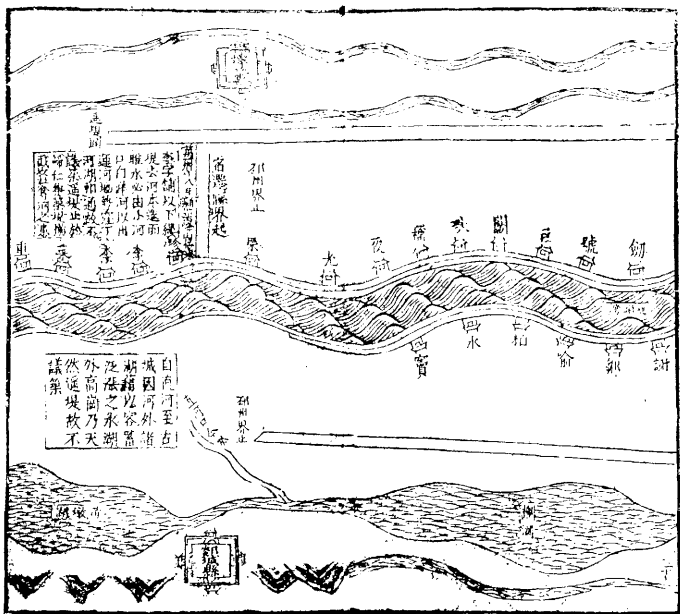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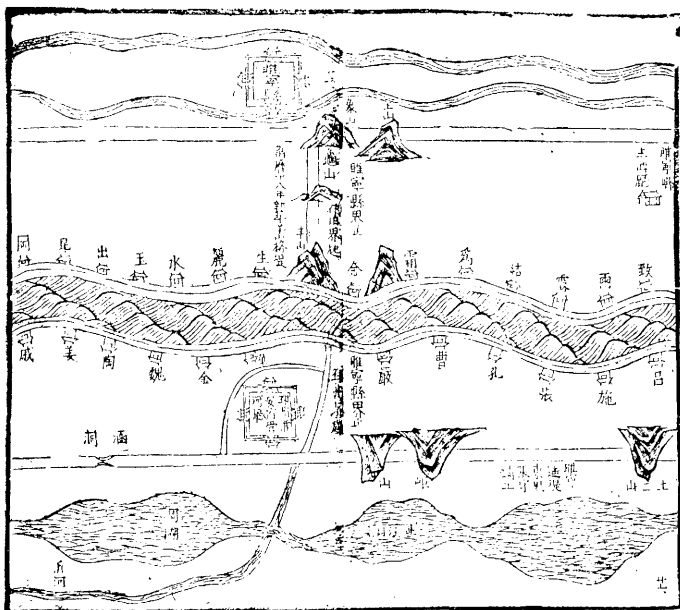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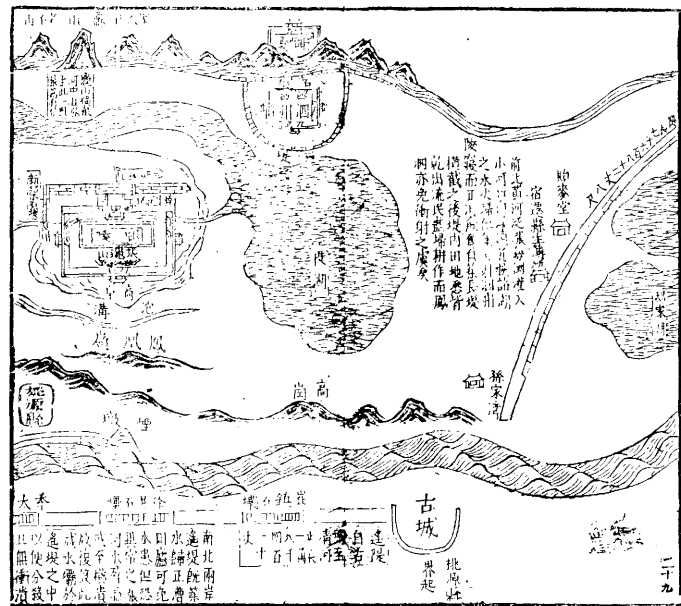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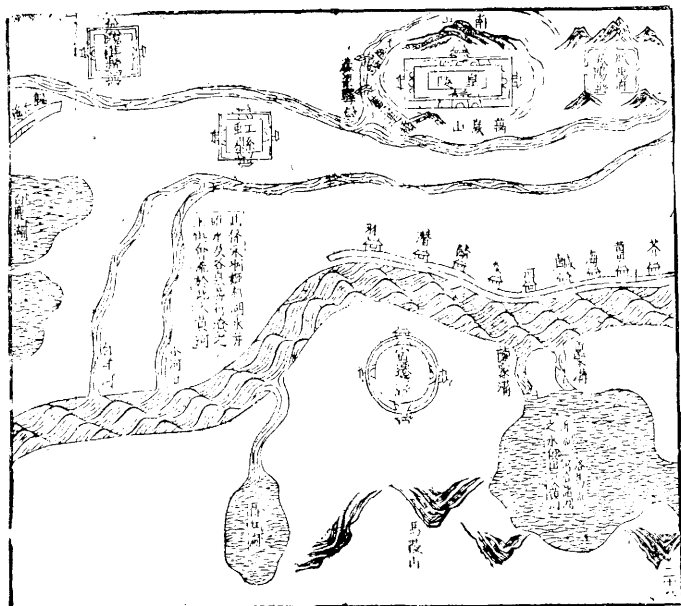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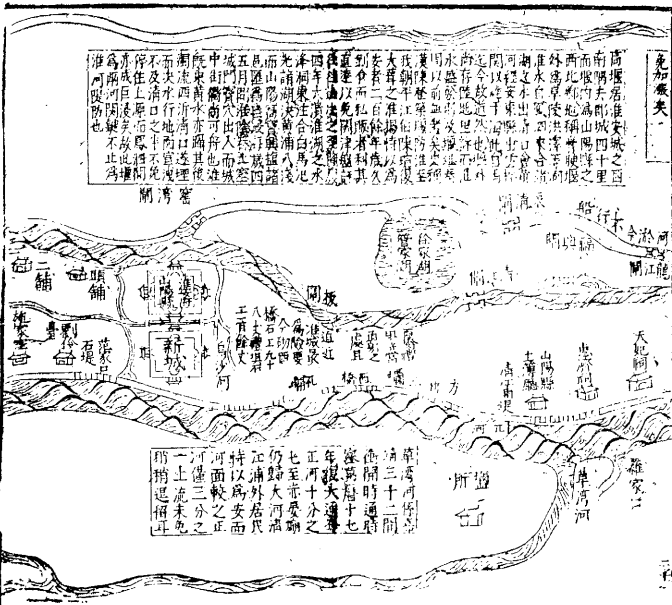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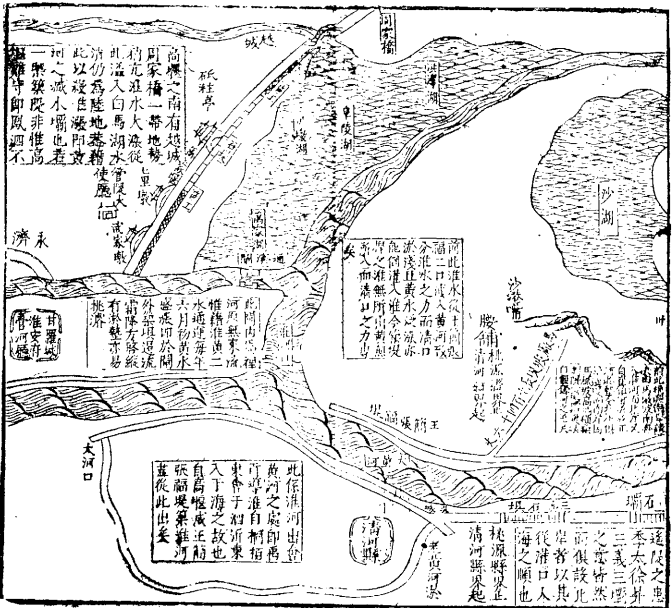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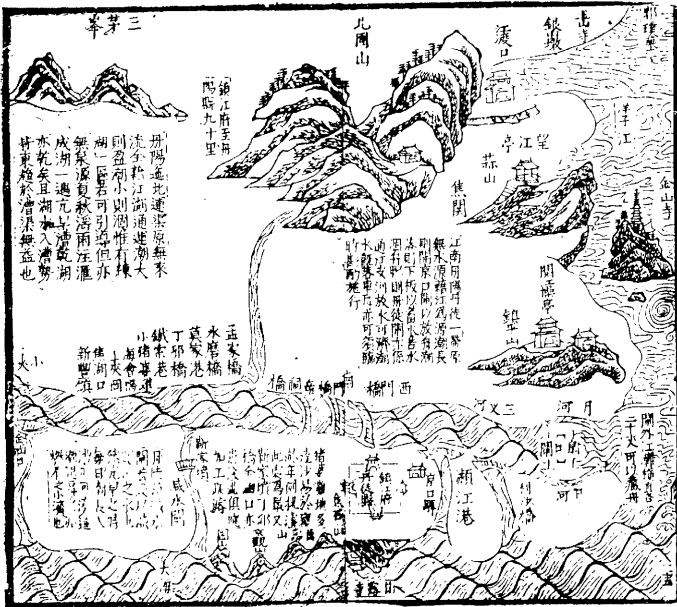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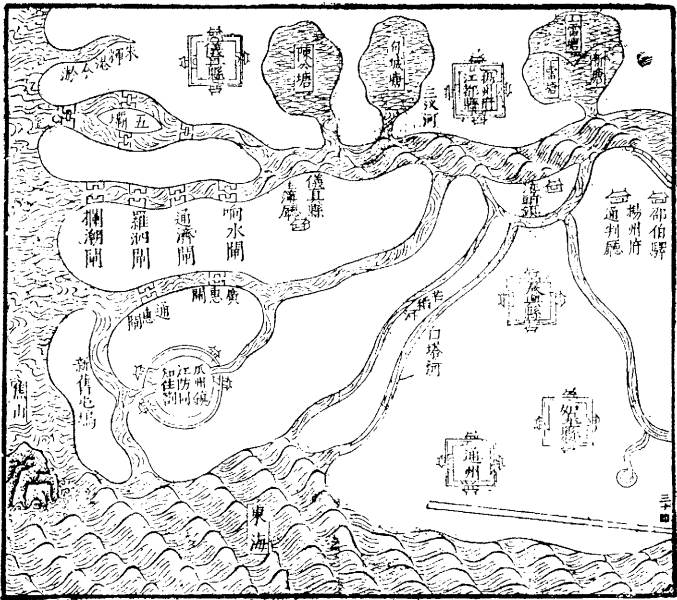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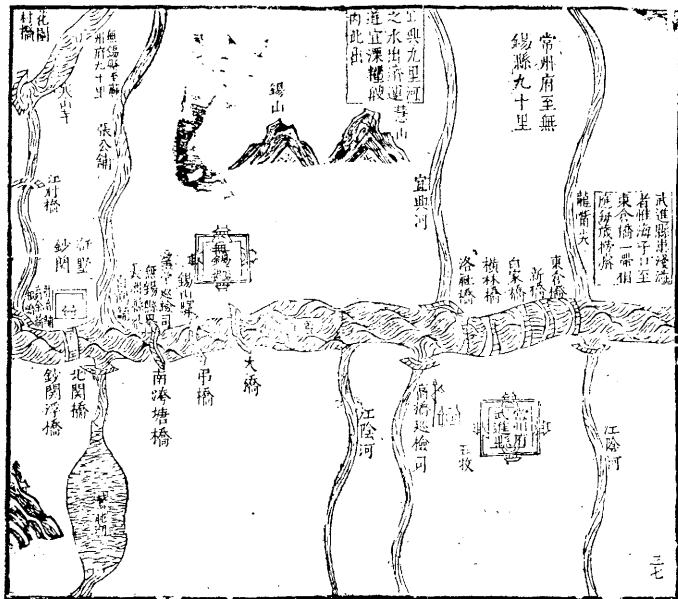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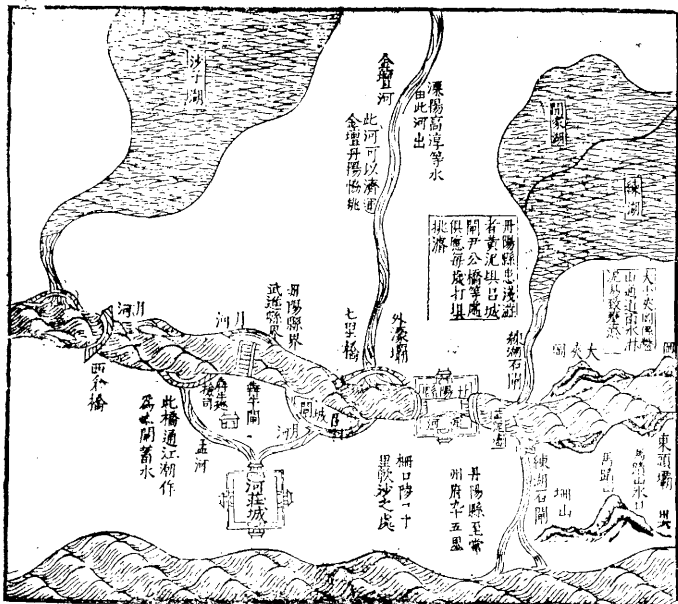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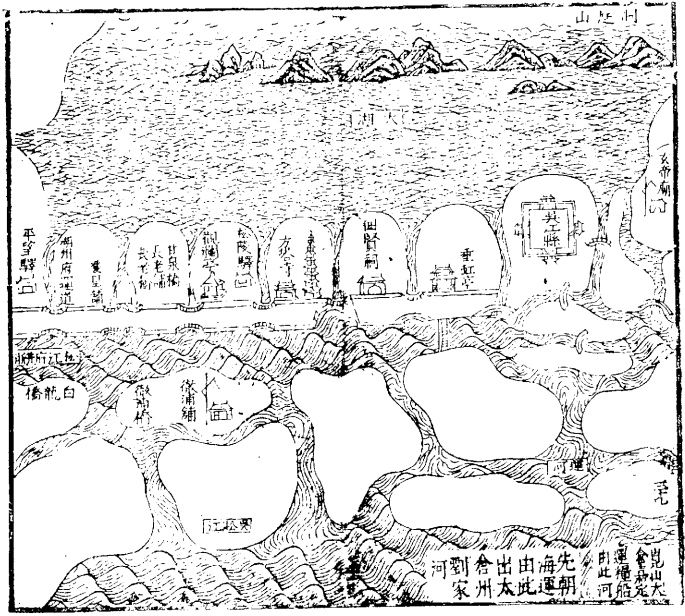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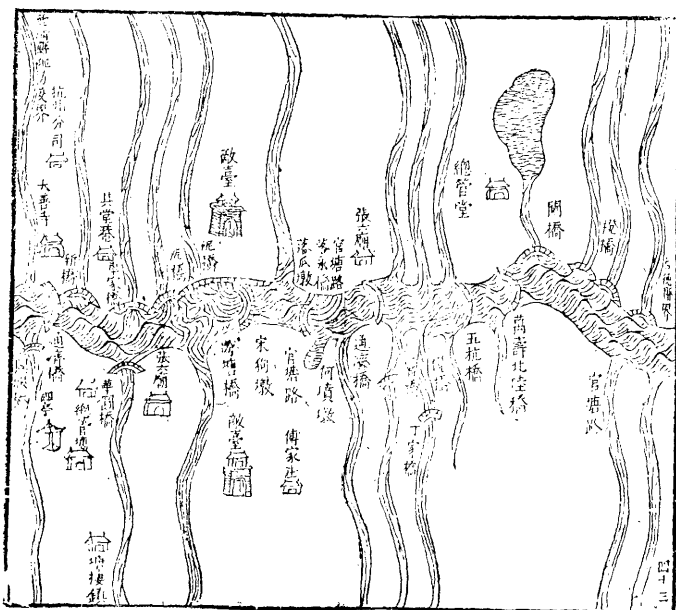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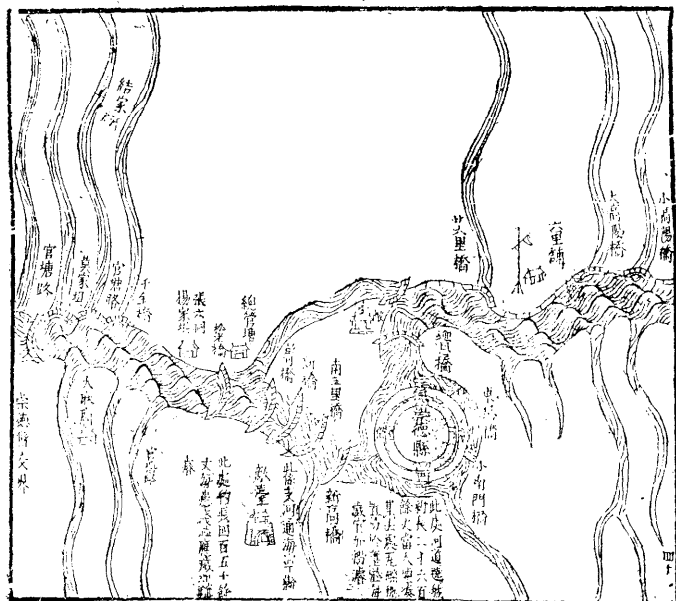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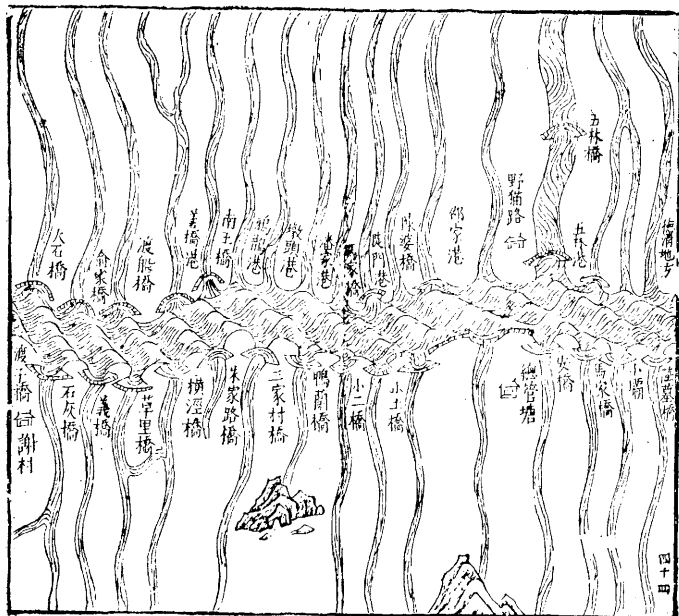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卷之一







以上全河圖說並載清初補葺本河防一覽權
 及清乾隆重刻本河防一覽因補葺本較為清
 晰故取以影印原圖高二十二公分闊二十五
 公分

汪胡楨識

河防一覽卷之二

河議辯惑

或有問於駟曰。河有神乎。駟應之曰。有。問者曰。化不可測之謂神。河決而東。神舍西矣。河決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駟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無分於東西。而有分於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欲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間有決者。必其流緩而沙墊。是過額在山之類也。挽上而歸下。挽其所不欲而歸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語決爲神者。愚夫俗子之言。慵臣慢吏推委之詞也。問者曰。彼言天者。非與。駟曰。治亂之機。天實司之。而天人未嘗不相須也。堯之時。泛濫於中國。天未厭亂。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順之也。如必以決委之天數。既治則曰。玄符效靈。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無所施焉。是堯可以無憂。禹可以不治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駟不敢不首白之也。或有問於駟曰。宋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駟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

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堙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滌曰淪。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爲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去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于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常剋掘一河也。吾人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爲主。傳記可考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不可復，則徐邳久爲陸矣。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

或有問於馴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旁

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呂梁詩云。坐觀入市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比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豈可以此而遂欲棄故河哉。故沙墊底高者。乃故道難復之根。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之根。此說最爲膏肓之疾。治河者宜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河以海爲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爲得也。馴應之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但縱有沙塞。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蓋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馴嘗親往海口閱視。寬者十四五里。最窄者五六百丈。茫茫萬頃。此身若浮。蚤暮兩潮。疏濬者何處駐足。若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使之深廣如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嘯。嘯之不復塞乎。舊則塞。新鑿者則不塞。非馴之所解也。

或有問於馴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馴應之曰。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三

十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塞。連都御史塞之不得。未幾自塞。河復歸故道。今於萬歷十六年。河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淤。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查得草灣六十里。至赤晏廟。復歸正河。似亦無礙。但正河之面三百餘丈。草灣闊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小。吞嚥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洩。未免遲滯。此則可慮耳。今欲挽歸正河。人力亦可施者。而清江浦一帶居民。方恃正河之塞爲安。人情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二三年間。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

或有問於駟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駟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隣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癰。久之成漏。湯液旁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穢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爲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者。考之禹貢云。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將隆隄於天乎。駟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爲岸。岸下爲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

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落歸於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於天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肆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正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椿基礫。在在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爲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賈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漑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漑。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之甚詳。蓋名言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爲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大段湧流耳。此即馴近築遙隄之意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習。惟當

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求全之心。苛責於最難之事。毋以束濕之見。強制乎叵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孟子所謂惡其鑿矣。

或有問於駟曰。黃淮原爲二瀆。今合而爲一矣。而自崑崙千溪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爲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駟應之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溜。必致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駟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爲逆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駟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爲沙壓。尙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駟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未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無論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

若中潰。清口必塞。運艘將從何處經行。弗之思耳。更有一節。尤爲可慮。清口北與黃會。乃祖陵之水口也。若從東再添一口。使淮水反跳而去。大爲城輿家所忌。臣子何忍爲之。

或有問於駟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駟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爲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拗也。問者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駟曰。湍溜之中。舟難維繫。而如飴之流。寓坎復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開河。而非所論於黃河也。

或有問於駟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駟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駟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按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卽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駟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

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

或有問於駟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駟應之曰。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之。決而不治。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鑿者便欲棄故覓新。儒者輒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何而不至奪河哉。今有遙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必不至如往時多決。縱使偶有一決。水退復塞。還漕循軌。可以日計。何患哉。往事無論矣。即如萬歷十五年河南劉獸醫等堤。共決十餘處。淮安河決范家口天妃壩二處。上廬宵旰。特遣科臣督築。築後即成安流。此其明徵矣。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鬪紛更爲主。河決未足深慮也。

或有問於駟曰。堤以遙言何也。駟應之曰。縷堤即近河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堤。遙堤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堤。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堤自易保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駟曰。縷誠不能爲有無也。宿遷而下。原無縷堤。未嘗爲遙病也。假令盡削縷堤。伏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岸矣。第已

成之業。不忍言棄。而如雙溝、辛安等處。縷堤之內。頗有民居。安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住遙隄。九月仍歸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時。彼亦不得不以遙堤爲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堤決入黃流。何處宣泄。駟曰。決可入水。亦可出水。水落之後。放水歸漕。無難也。縱有積滯。秋冬之間。特開一缺。放之。旋即填補。亦易易耳。若無格場處。所積水順堤直下。仍歸大河。猶不足慮矣。

或有問於駟曰。遙堤之築是矣。而直河至古城一帶。何以不築。駟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內有落馬侍邱等湖。湖外高崗纒繞。乃天然遙堤也。黃水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題覆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駟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止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廠坡而下。何以不築。駟曰。此處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黃。黃水泛濫。未免灌入。黃落仍歸故渠。不能奪河。故不築也。

或有問於駟曰。兩堤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爲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駟應之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堤可保也。決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面有石。水不

能汕。故止減盈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於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問者曰。今四壩何以不洩水也。無怪乎議者之欲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洩。喧聲若雷。日久河深。深則可容異常之水。何嘗不洩。特不常也。且所謂減水壩者。減其盈溢之水也。不溢則已。何必減。爲留之以待異常之水可也。今將卻給事中常 勘覆原題。附載集中。

『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歷七年該總督潘經略兩河。塞決固堤。慮縷堤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遠創遙堤以廣容納。又慮遙堤涓滴不洩。恐有嚙刷也。剏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以來。束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盈壩。堤不被衝。此正河道之利矣。議者欲將三壩拆落。用心良苦。職量得崔鎮壩石頂去地僅二尺八寸。視遙堤低七尺。徐昇壩石頂去地僅二尺五寸。視遙堤低七尺三寸。季太壩石頂去地僅二尺。視遙堤低八尺。三壩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不等。是河岸甚高。石壩原低。每遇伏秋水高於岸。即從各壩滾出。其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拆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民畢九泉馮吉趙倫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逖徙之民。近方歸業。若欲將壩改拆二層。是爲無壩。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爲便。已經工部覆奉欽依訖。』

或有問於駟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爲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駟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淙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浸。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尙可舟也。淮旣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尙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駟戊寅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旣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旣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駟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駟何疑乎。遂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月。河水大退。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之水。盡已歸漕。

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當築矣。問者曰。然則每歲伏秋。泗水何復漲也。駟曰。淮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挾汝決窮。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即祖陵賦中所云。下口龜山不等間。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湧。譬之咽喉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即黃漲於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泗水困。黃漫淮矣。河南徐邳水困。又誰遏之乎。蓋兩水發有先後。各有消長。泗人見牛未見羊耳。再查萬歷六年前。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兩河風馬牛不相及矣。而泗州之害水災者。無歲無之。石護祖陵東麓。及泗州護城隄。皆其時也。亦豈有黃漫之乎。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於後。

計開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於泗沂。即今之東會於黃也。

一中都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海。

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也。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

故道。今云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埵。似不可也。

一地理心學云。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天。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聖祖生矣。

職按黃淮二河合襟。謂之不會天心。實祖陵鍾靈毓秀之喫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分兩河爲二道。且過宮反跳。爲堪輿家大忌。臣子何敢輕議。

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略有云。景佑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

職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爲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佑三年黃河尙未會淮。業已爲泗州暴矣。今乃歸罪於黃。或未可也。

一查得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輒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

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夫云漂沒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圈輒頂者止二尺二寸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溺者可爲互相參考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題勘議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內開行據直隸兵備僉事李宗樞呈稱據泗州知州李天倫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祐鳳陽府知府劉佐泗州衛掌印指揮同知張鏜并奉祀朱光道等伏瞻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曾秀含靈至茲聚止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

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滙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瀾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渰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墮陞。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板築震驚，鍾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堤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實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

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

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陵地逾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玄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一查據泗州申稱萬歷三年該奉祀朱宗唐具題蒙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栢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萬歷五年工完等因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至今賴之稱爲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郡邑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于清口矣無堰可阻無黃可遏而其勢如此則今之水漲亦未可歸咎黃輿堰也且比時更無別策惟有護隄一事毀埵之說委難輕議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湖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勸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爲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遶城廓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

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迴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湖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駟曰。漫溢之水不多爲時不久。故諸湖尙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况私鹽商舶由此直達。寧不壞離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或有問於駟曰。向來河堤之決人皆歸罪於河之猖獗。堤不能障有之乎。駟應之曰。河勢自無不猖獗者。譬之狂禽狎虜環城而攻。惟在守城者加之意耳。往事無論矣。即如近歲范家口之隄。汕刷者十八管。河官置之若棄。人以告者輒重笞之。能無決乎。決後官夫避罪。輒委之于河。而上官亦恐以此得罪。議論紛起。而河之罪不可解矣。譬之孟中之水至靜也。執事者不戒于孟。偶損一隙。則水必從隙迸出。主人不以治孟。而以罪水。冤哉水乎。良可嘆也。

或有問於駟曰。老黃河之說何如。駟應之曰。老黃河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考之郡志。止有大清河。小清河。註云。即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州。至縣西北三汶口。分爲二河。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淮。小清河由治西南入淮。是黃未曾淮之時。泗沂之水。或經於此。並無所謂老黃河者。今據淮

人云。自桃源縣三義鎮經毛家溝漁溝等處出大河口。謂之老黃河故道。殊不知大河口去見行清口僅五里許。至此復與黃會。何能遽殺清浦泗州水勢。若如近議。欲改從葉家衝周伏三莊瓦子灘入顏家河。則自漁溝而北。又非老黃河故道矣。深闊須照見行之河。方能改舊。無論開掘之難。工費之鉅。而開通之後。自三義鎮迤東一帶河道。必至淤塞。運艘豈能飛渡。矧泗州之水。自古及今皆然。誌傳開載甚明。所謂老黃河者。去泗二百餘里。去清口亦四十餘里。豈能遠泄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以淆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闡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知徐邳河南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隄防。則其議自息矣。其說詳具淮黃交會白中。

或有問於馴曰。昔年徐呂二洪。怪石嶙峋。上浮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無聲。行者若履坦途。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馴應之曰。二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洪於嘉靖二十年爲主事陳穆所鑿。呂梁洪於嘉靖二十三年爲主事陳洪範所鑿。巉巖突屹之石。一切削而平之。剷而卑之。今河中之迴瀾亭。即洪基也。又安望其有聲耶。皆有碑志可考。不必辯也。載在古今稽證卷中。

或有問於馴曰。徐州城常伏秋水發之時。河高于地。以至城中雨水難洩。人甚苦之。奈何。馴應

之曰。此不特徐州爲然也。濱河州縣皆有之。如鳳陽之泗州。河南之虞城等縣皆然。至如河南省城。則河面高于地面丈餘矣。一城之命。懸于護城一隄。謹謹修守而已。城中積水。惟有車戽之法。而土人頑不慣此。墊土增高。亦是良策。而填築工費不貲。官街衙舍。尙可努力爲之。小民未必能辦。若欲爲長久之計。則惟有比照宿遷縣遷城事例。而士民安土重遷。未必樂從。查得徐南地勢頗窪。開濬一渠。縱之由符離集出小河口。亦一策也。或曰。黃河舊由新集經蕭縣蕪門出小浮橋。河水尙未至此。今由石城出濁河。皆係民間陸地。原非河身。來源既高。故下流河底亦高耳。馴曰。否否。自宋熙寧十年。黃河南徙會淮。水即高於地矣。故蘇軾守徐州。有入市巷閭井。屋瓦留沙痕之說。且河南來源未之有改。而河流之高於省地也。又何故哉。此其河勢地形高卑。原自如此。亦難強圖。訝徐州者。若知河南省城形勢。或自息喙矣。（今從開渠之議。積水盡洩。詳見後疏）

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一線之隄。廣者不過三四十丈。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乎。馴應之曰。陳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隄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觀車盤五壩乎。五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爲濁流所淤。常事撈濬。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沙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觀之惠濟

祠前之石隄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剝削而然哉。且各處遙縷隄面廣不過二丈餘。尙欲恃以爲固。矧於二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礮嘴壩之築。則不可少耳。

或有問於馴曰。開復新集舊河之議何如。馴應之曰。此全河之利也。查得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午黃堦。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誠永賴之業也。後因河南水患頗急。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意欲分殺水勢。而不知河不兩行。本河漸澀。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之處。即係民間住址。陸地水不能刷。衝不成漕。雖一望茫然。而深不及丈。梁樓溝。北陳等處。不及二尺。今大勢盡趨濁河。小浮橋不過十之一二矣。夫黃河并合萬餘里。間千溪萬派之水。澎湃湔激。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馴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耳。水從上源決出。則逆道必至淺阻。嘉靖二十年間。河決亳州。而二洪乾涸。往事固可鑒也。且濁河漫溢。坡水皆由地面。徐州以下之渠。不能着底衝刷。以致河水易盈。隄防甚爲艱苦。尤可慮也。馴於萬歷六年。具疏請復。而河南山東當事之臣。頗畏勞費。會疏請止。夫欲復此河。非百萬金不可。委非細故。然與其葺籬於亡羊之後。似不若徹土於未雨之前也。

姑志之以爲後日左券。原題小疏。具載集中。

或有問於馴曰。泃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勸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辯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泃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淮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元宋以前。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爲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爲善也。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乎。况膠河去河尙遠。若泃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即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說。尤爲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杳萬歷五年十二月內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爲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言。可爲萬世著鑑。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開河中直

截一段。至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今鎮口）仍與黃會。此與三沽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故道當循是矣。然禹時河由大伾鉅鹿入北海。今入南海矣。豈故道乎。馴應之曰。河自宋神宗十年大決於澶州。合南清河而入於淮。南清河者。即泗沂之故道。黃河經行五百餘年矣。謂之非禹故道。則可。謂之非黃河之故道。則不可。如必欲復禹故道。則歲漕四百萬石。將安適乎。膠柱而鼓瑟矣。

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爲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宏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比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水城縣一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

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爲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况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尙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桃清爲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澗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駟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于樹椿基礫之間。必至觸敗。與由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夷就險爲哉。

或有問於駟曰。改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駟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滄浸。民已不堪。况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永通開入運濟。旱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之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可引黃亦可引矣。

或有問於駟曰。茶城之淺。何如。駟應之曰。茶城爲清黃交接處所。黃強清弱。故黃發必倒灌。茶城與漕水相抵。沙停而淤。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則漕水隨之而出。沙隨水刷。仍復故渠。亦勢所必至者。但勿令漕水中潰耳。若因船隻少阻。輒議改濬。徒費財力。無益也。此在清河口直河。

小河口凡係清黃相接處皆然。不獨茶城也。萬歷九年該中河郎中陳瑛移河口於茶城東八里許。剏建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以避淤。黃退則啟閘以衝刷。極爲便利。近於萬歷十六年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請增建鎮口閘一座。去河愈近。衝刷愈易。而本口無遺策矣。已經題奉明旨。永宜遵守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漕水之出鎮口閘者甚低。故難敵黃。被其倒灌而淤也。今欲束之使高可乎。馴應之曰。漕水發源本不甚洪。而昭陽薇山呂孟諸湖水爲瀦蓄。故出閘者愈少耳。議者欲築西隄以障之中。砌減水閘二三座。漕盛則閉閘以防其洩。漕涸則啟閘以藉其流。或是一策。但因無處取土。司道勘議未決。近據地方呈稱。欲從滿家閘經荳腐店開出梁山鑿渠一道。似或可行。俟圖之。

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真。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響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

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藉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其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爲田輸價不費歲納之課亦不費必須盡行償貸築隄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爲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隄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尙可緩也

或有問於馴曰徐南十餘里有長塔二山中間地甚平行伏秋水漲正河從此分洩出磨臍溝會鰓蛤諸湖之水由董陳二溝出宿遷縣徐州庶幾少免漲溢今乃築隄障之夫乃不可乎馴應之曰此未考也嘉靖三十年河水由磨臍溝洩出正河遂奪工費不貲兩年始復故河萬曆十八年水去其八幾蹈覆轍築隄之後挽水歸漕河方深廣且塔山原有天然一壩減水三丁餘丈長山新砌石壩減水四十餘丈水漲則洩水落歸漕隄何嘗阻遏之也

或有問於馴曰禹以治河稱神而自夏及商爲年不甚久遠而盤庚遂有播遷之患至周定王五年以後則或南或北遷徙不常而馴欲以區區隄壩之工遂爲長久之策乎且自河南而上

秦晉之間何嘗有隄哉。任之而已。馴應之曰。成功不難。守成爲難。使禹之成業。世世守之。盤庚不必遷也。周定王以後。河必不南徙也。人亡歲久。土迹熄而文獻無徵。故業毀而意見雜出。又何怪乎河之無常也。至於秦晉之間。則更有說。山多土堅。水難嚙也。地亢而曠。運不資也。河南爲城廓所拘。徐邳爲運道所藉。隄而束之。勢不得已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歲遠人亡。道謀滋起。馴不得而知也。

河防一覽

卷之三

河防險要

淮南

一歲防高堰。高堰爲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內除石隄三千丈外。兩頭土隄。每歲伏秋。晝地分守。隨汕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須於冬春間。椿內貼蓆二層。緊網草牛。挨蓆密護。毋使些須漏縫。然後實土堅夯。則是以椿蓆護草牛。以草牛護土。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密植檉柳菱葦。以爲外護。須於水落即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一歲防湖隄。諸湖隄岸。見議加幫高厚。且多減水閘。尋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霖潦彌月。山水併發。則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因慮私販鹽徒潛通間道。每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塞。河心密布椿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瓜儀諸閘。一體開放。開口攔以木柵。則洩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

一歲防清江浦外河。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線之隄。最爲喫緊。况黃河自清河縣出口。

由西射東。勢甚湍急。然掃灣迎溜之處。不過一百五十丈。止是捲築鷄嘴六道。每道相去二三十丈不等。阻隔來流。復於鷄嘴中間。捲埽護岸。即可支持。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莫若於冬春之間。捲築大埽。幫護老隄。埽外深下密椿。內用兩筩兩蓆。以護埽。亦如歲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合用人夫。查有近議行銀募夫。專聽本隄興作。免其別處差撥。自可足用。其餘椿草所費不多。措辦自易。至於用石墊砌。以爲永久之計。則俟工力少裕爲之可也。鷄嘴即順水壩之俗名。近日河由草灣。清江浦外淤灘甚遠。猶恐河性不常。二三年間。復歸正河。修守之法。常謹識之。

一議守徐家壩。清河而下。黃淮二瀆交流注海。越五十里。一折於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折於徐家壩。其衝激怒號之勢。無異西橋。前此治者。屢壩屢壞。爲與水爭尺寸耳。今議棄舊址。只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激。外護椿埽。用實壩基。事省功倍。良得策也。每歲派撥官夫預備物料。伏秋將屆。專責山陽令督管河主簿。不時巡視。少有圯壞。輒先綜理。年復如斯。斯永賴也。

一議守八淺隄。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即所謂八淺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

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仍於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隄壩成則入淺正決瀦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隄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密種檉柳菱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自固矣此當於冬初預行寶應縣掌印管河官料理可也

一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開一帶淺阻爲梗今加築西土隄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菱柳加意培護歲修之工可勿緩也

一嚴闢禁 河口諸閘之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一帶隄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啟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可啟啓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啟啓福興閘則清通二閘必不可啟河水常平船行自易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漕方放放後即閉時將入伏即於通濟閘外填築軟壩秋杪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准事例行之其於河道關係不小也

一歲守淮城北岸遙隄 查得清江浦起由柳浦灣至高嶺止共隄一萬六千九十一丈近又

加至戴百戶營止其隄八千一百五十六丈。向來置之若棄。萬曆十三年范家口一決。淮城幾爲魚鱉。工費不貲。復還故物。今已增設大邑一員。夫五百名專守一帶隄岸。乃淮安城北外捍。殊爲喫緊。如有油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損動。卽於隄內有產之家。量起夫役。相幫修築。伏秋之時。選撥省祭陰醫等官。畫地分守。仍須預備椿草繩葦之類。各安置要害處。以待不時之需。每歲冬春之交。卽預行申飭山陽縣掌印官可也。目今河山草灣。正河俱淤。殊不足慮。然河性不常。一旦忽歸正道。修守之法。仍須志之。

一歲守通濟閘外大壩。舊通濟閘逼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隄岸。尤爲難守。今移閘於甘羅城旁。改河於西南隅。而於舊閘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於度外。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喫緊。萬一傾圮。則新河與舊河之水。併瀉入閘。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義民。官撥夫十餘名。量備椿草守之。毋忽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迤東兩頭。直接泰山築隄一道。僅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岸一帶隄岸。俱不須守。而隄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力稍暇。卽宜圖之。

一防清口淤澀。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尙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

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不爲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爲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清河縣南岸築隄一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以防其決。蓋爲此也。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奉明旨。每歲專責清河縣掌印官。責差的當員役看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泗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決。須嚴防之。

一京口閘附。江南丹徒丹陽一帶河道。原無水源。藉江爲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旣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申嚴啓閉。守閘者勿弛禁也。

淮北

一碭山舊縷隄。原因傍隄取土。以致隄根成河。每上流劉霄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撞。縷隄坐此不支。今棄此隄于不用。而另幫近年所築月隄。已爲得策。又慮縷隄決。則月隄亦危。且碭山居豐沛上游。碭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則堂奧隨之。故復彷彿黃河順水壩之意。於單碭接界處築斜長大壩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不得迫縷隄以危月

隄試有成效。宜加意此壩。冬春撥夫幫培。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碭豐沛一帶隄防關鍵也。一豐縣邵家大壩。乃斷絕秦溝舊路。最爲喫緊。今已倍幫高厚。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宜摘調徐北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役錢糧有餘。再於華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河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但壩須高大。斜向東南。勿令兜水。乃可經久。姑識之以俟將來。

一磨臍溝減水壩。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有狼矢溝。又東十五里許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則從狼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蝦蛤諸湖落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年間。全河俱從此出。而兩洪正河俱爲之奪。萬曆七年。已於本溝築遙隄一道。而地形甚卑。水入囊底。隨復衝決。遂議築減水石壩一座。余郎中親往視之。不可而止。今此議尙存。駟躬率中河沈郎中往視之。地形較之河口卑數丈。黃河暴漲之時。必至逾隄漫流。豈肯循軌入壩。今議於長塔二山新築隄。中建石壩一座。長三十丈。水漲則洩。水退歸漕。自無奪河之患矣。但壩西與徐州居民甚不利。此恐有盜決之患。須特設一老人。常川看守。庶可久耳。

一徐北鎮口等閘。此泉河與黃河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時多灌入。本口動至淤阻。原任中河郎中陳瑛。剏建古洪內華二閘。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顯。建鎮口一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落。即啓閘縱水外衝。而漕河無淤壅之患。啓一閉二。悉如清江裏河事。規與近

日題奉明例行之。其鎮口閘外東西兩堤。原係挑河所積。客土未堅。內水湧出。未免剝損。伏秋之前。密護椿筴。堤固則閘無虞矣。司閘者宜加慎焉。

一塔山牛角灣等縷堤。鎮口古洪二閘。以東多傍山麓。以西一望平曠。濁河經流。更無堤防。黃才出岸。橫截閘河。腹心受病。故於塔山支河接築縷堤九百四十二丈。而牛角灣係茶城運河舊渠。又築壩一道。東接塔山。西接長堤。幾二里許。以遏黃流。傍入但壩地原係河身。下多積沙。創築卑薄。連歲失守。肘腋爲患。已於本壩之南。自舊縷堤支將軍廟起。東接塔山。增築長堤七百餘丈。頗得重門禦暴之意。冬春之際。多加幫護。伏秋之時。晝夜防守。預辦椿草。以備不虞。夏鎮第一要害。宜殫心力勿忽。

一徐州之房村。牛市口。梨林舖。李家井。靈璧之雙溝。曲頭。集栲。柘灣。睢寧之馬家淺。土家口。白浪淺。何字舖。邳州之匙頭灣。張林舖。沙坊等處。皆係掃灣急溜。先年屢經衝決。最爲要害。今雙溝一帶。已議棄縷守遙矣。其餘每歲冬春間。務及時詳加勘議。應護埽者急護。應築磯嘴壩者急築。若水既發。則難施工矣。水發之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時巡閱。矧濱河田地。每利于黃河出岸。淤填肥美。奸民往往盜決。蓋勢既掃溜。止須掘一蟻穴。而數十丈立潰矣。凡此等處。夜防尤不可懈。識之慎之。

一羊山橫堤 雙溝乘縷守遙固爲得策。但恐漲水直至峯山。未免分流。今於邳州對河羊山龜山土山相接處。剏築橫堤。長四百八十丈。縱有順堤之水。遇格即返。仍歸正漕。自無奪河之患。此堤雖係睢寧縣地方。然去邳州不遠。專責該州掌印管河官時加督闕。培築之工。勿怠勿忽。

一議格堤 防禦之法。格堤甚妙。格即橫也。蓋縷堤旣不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濫。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漕。淤留地高。最爲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口雙溝馬家淺。辛安峯山等處。俱築格堤一道。併羊山橫堤共七道。倘歲歲增修高厚。可永無分流奪河之患矣。俟工力有暇。再爲增築。北岸亦倣而行之。多多益善也。

一歸仁集堤 本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每歲三月間。即當撥洪夫二百餘名。協同本堤夫。併力修護。堤下宜密栽菱柳。以擋風浪。其水浸堤根稍深處。即預下護埽。一二層。椿筴欹朽者。務逐一掘換填築。內四舖以至九舖。尤爲危險。工宜倍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椿。繫繩草。分貯各舖。其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堤。以便督率。前歲議築石堤。以工力不足。僅成二千一百丈。尙餘二千九百丈。若得全完。幫護之工可免矣。然其橐籥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睢水徑

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藩籬則又在耿車時兒灘一帶之堤。蓋此堤高厚堅固。則水不能漫入埧子等湖。而小河常通矣。故上自高阜。下至時灘。皆常接築長堤。歲加修守。且密栽菱草葦以護之。蓋修守此堤。即所以修守歸仁也。况小河常通。則靈睢宿遷。積水得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便于販易。爲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宜加意促成之。

一馬廠坡堤 桃源縣地方有馬廠坡橫堤。長七百四十六丈。蓋慮黃水大漲。則從此入淮。而淮爲之淤。淮水大漲。則從此洩出。而清口流弱。故特築橫堤一道。以遏之。使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最爲緊關。宜慎修之。

一直河 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山之水。近年因濁流倒灌。直河遂塞。諸山水俱迤邐。由落馬湖經董陳二溝。以出大河。水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淼渺。則候風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廛之利已也。昔已開復通行。而迤裏閣家隼等口。乃原通落馬湖故道。復築長堤。遏水。此堤之堅瑕。乃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嚴行防守。不令復出落馬湖。庶直河可保不淤也。奈何繼者失守。長堤復決。直河因之復塞矣。務須查做先年規制爲之。此與耿車時灘之堤同一關捩。在司河者加之意耳。

一瀨縷居民 遙縷夾中居民。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居高阜處所。或即結廬于遙堤之上。

蓋黃河伏秋盛漲之時。縷堤逼水。必難恃以爲安。若水至而後避。則無及矣。此亦徙民當水衝者之遺意也。歸小民安土重遷。亦須諭以四月暫移。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杪。道司即嚴行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久之而民知遙堤之外。皆樂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

山東

一歲守武王二壩。曹縣武家壩。土家壩。迎溜掃灣。逼近老堤。最爲險要。而武壩險又甚焉。萬一此壩潰決。則城武金鄉數郡邑者。悉成沮洳。且逼近開河。甚爲可虞。須於正月間。多捲釘頭礮嘴掃壩。以遏直射。及將老長堤幫厚增高。伏秋防守。官夫時刻勿懈。萬歷十七年。武家壩外忽成淤灘。此亦一時之幸。未可恃以忽修防也。

一修守曹單太行堤。曹單二縣太行堤。卽宏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道。先臣都御史劉忠宣公。自河南以至錫沛。築長堤一道。卽太行堤也。向來修守。止及近水縷堤。而行堤置于度外。萬歷四年。河決魯家口。則曹單金魚被淹殆盡。萬歷八年。題准大加修築。屹然可恃。以後每二年一次加幫。著爲定例。當事者慎毋居安忘危。爽期廢格可也。

一守戴村壩。汶水從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自宋司空築壩戴村。蜿蜒九里。屹

如天成迴狂瀾而逆之西會通河始得濟運。此壩係全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歲久防弛。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無可慮。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如舊制。此係運河第一喫緊關鍵。故首及之。

一守坎河口石壩 坎河口與戴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水無傍洩。歲久復衝此口。泉水決入鹽河。運河每至淺涸。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曾同撫按題請築壩。馴於十七年。荆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則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則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利賴甚重。防守常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即令東平州管河官駐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得徹守。著爲定例。永保萬全。司河者宜加慎焉。

一守馮何二壩 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何家口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家口。而傷運河之隄。南旺之水則涸矣。今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每歲伏秋。專責管河官不時巡視。少有圯壞。即便修砌。二壩皆係都給事中常會題。勦築。馴督築頗固。真永賴也。

一挑濬汶河淤沙 坎河口石壩固爲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以通沙。日久淤停。沙填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嘴橫射河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官乘暇集夫挑濬。使水不東逼。徑

直南趨。誠爲保全石壩要務。是在司河者先事而加之意爾。

一巡守五湖隄岸。運艘全賴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止因舊隄浸廢。界址不明。民乘乾旱。越界私種。盡爲禾黍之場。先臣兵部侍郎王原建土隄。南旺湖週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家西至田家橋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高柳。馬場湖隄東西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萬歷十六年。又該都給事中常會題增修。馴因舊爲新。督築完固。但近湖射利之徒。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禁令當嚴。每年冬春。管河官週圍巡閱。責令守湖人役。投遞甘結。庶河防飭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明而奸民杜侵越之萌矣。

一因時分合洩流。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洩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洩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洩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

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即遇旱暵。克有濟矣。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愈此。臨時酌之。

一先期挑濬月河。南旺舊例。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不通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略。工略則沙必淤。自今萬歷十八年挑正河爲大挑。十九年挑月河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庶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

一築土壩以利接濟。開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澀。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舟多阻。宜於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開。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歲一行之。費無幾何。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一疏衛濟運。衛水發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運盛行。每患淺澀。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壅泉灌溉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國計。宜

行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消涸。呈報總河衙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封閉。俾水盡歸運河。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相妨。而運艘不滯矣。

一疏濬泉源。按山東泉源屬濟甯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爲五派。以濟運道。新秦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于此。是爲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脈。每歲春夏聽司道嚴管泉官夫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庶幾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竭。萬歷十六年漕渠乾涸。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朝。諸泉俱湧。河渠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至於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司漕者志之。

河南

一南岸隄防 南岸逼近省城。藩封重地。最爲喫緊。如滎澤縣之小院村。中牟縣之黃煉集。祥符縣之瓦子坡。槐疙疸。劉獸醫口。陶家店。張家灣。時和驛。兔伯堽。埽頭集。陳留縣之王家樓。蘭陽縣之趙皮寨。儀封縣之李景高口。普家營。商邱縣之楊先口。俱爲要害。劉獸醫口。先年築有埽壩。壩內有月隄一道。惟恐月隄不支。又於萬歷十七年築遙隄一道。長二千七百三十二丈。足爲屏翰。本年題准埽壩不足恃。專守月遙二隄。訖。又陶家店幫接隄長一千八百七十一丈。壩長三千六百二十九丈。張家灣加修舊壩一道。舊隄一道。時和驛幫築隄長九百二十丈。壩長三百二十七丈。又兔伯堽至埽頭集止。有一隄。倘被衝決。則水直至野鷄岡。趨鳳泗。重干陵寢。萬歷十八年增築遙隄。長二千九百三十丈。重門待暴。或可無虞。又趙皮寨起至李景高口一帶。係黃河舊趨鳳泗故道。萬歷十七年。勦築遙隄。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九尺。最爲要害。宜慎守之。

一北岸隄防 北岸迫近漕河。關係運道。最爲要害。如滎澤縣之甄家莊。郭家潭。陽武縣之牌沙壘。原武縣之廟王口。封邱縣之于家店。中欒城。荊隆口。祥符縣之黃陵岡。陳橋。貫臺。馬家口。陳留。寨。蘭陽縣之銅瓦廂。板廠。樊家莊。張村。集馬坊。營。儀封縣之芑泥河。煉城口。榮花樹。三家莊。考城縣之陳隆莊。芝蔴莊。孝城口。俱爲要害。荊隆口。萬歷十五年河決。長東二縣幾溺。萬歷

十七年勦築遙隄長二千九十丈。所當加意防守。又榮花樹幫築隄長一百七十五丈六尺。壩長五百五十九丈。三家莊勦築壩長二百七十丈。芝蔴莊勦築壩長八十六丈。孝城口補築隄長二十八丈。壩長二十丈四尺。皆係喫緊隄岸。並宜分撥官夫。防守不懈者也。

以上南北兩岸要害處所。每歲冬春。掌印管河官沿隄相度。或預捲乾埽。以防其汕。或多築礮嘴。以遏其衝。各該管河官駐守河濱。該道不時巡閱。四防二守之法。務須三令五申。叮嚀告戒。慎之慎之。

一修守南北兩長隄。黃河北岸宏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張秋運道淤阻。都御史劉忠宣公築有長隄一道。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自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浦一千餘里。名曰太行隄。蓋取聳峙蜿蜒如山之狀。南岸亦舊有長隄一道。起自虞城縣至滎澤縣止。兩隄延亘一千五百餘里。實爲該省屏翰。但地鮮老土。最易衝汕。卑薄已甚。已經題加幫築。於萬歷十七年計築完隄壩共長四萬八千一百二十二丈。庶幾可恃。以後年分管河官各照地方。但有剝損。悉如歲修事例。覓取老土真淤。加幫高厚。不得攤沙寒責。管河官不時巡視探驗。加意毋忽。

一修守沁河隄岸。沁河發源于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至懷慶府武陟縣與黃會合。其湍

急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縣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嶂。最其衝射要害處也。萬歷十五年。沁從此決。新鄉獲嘉一帶俱爲魚鱉。每年堵築埽壩。勞費不貲。且壩內爲商民輳集之處。烟爨不下千餘。倚隄爲命。今議甃石四百三十五丈。隨守隨修。限以三年告竣。此隄一成。永久可恃。而議者畏難。尙未興舉。其北岸大樊村。亦係掃灣要害。幫隄捲埽。均在司河者留意焉。

北直隸

一。通惠河。潞。築隄。通惠河發源于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而與白河合。白河發源于霧靈山。由密雲縣會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至通州而與通惠河合。勢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旣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爲吃緊。萬歷十五年。勑設管河通判。專駐楊村。其爲修防計得矣。但查沿河兩隄。如搬管口。火燒屯。通濟廠東。耍兒渡口。王家務。華家口。閻家口。綿花市。豬市口。觀音堂。蔡家口。桃花口。以上隄岸。坍塌卑薄。最爲險要。水發即決。濱河州縣。滄漫爲患。漕艘漂淌。人甚危之。應行司道。督行管河官。每歲冬間。辦積椿草。春初。率夫將前隄加高幫厚。真土實杵。不得雜沙塞責。糧運將至。設

法疏濬。或築東水小壩。衝刷深廣。俾漕舟無膠滯之虞。民業免沮洳之害。司河者宜殫心焉。一歲修輔郡長隄。大名府屬長東二縣。舊有長隄一道。延亘一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南封邱縣新豐村止。隄外即有洶北河一道。相傳即黃河故道也。萬歷十五年。河由河南封邱縣荊隆口決入。挾洶北河衝決本隄之大社口。兩邑昏墊。該工科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奉欽依。修築隄完。然隄外有月隄三壩。名曰三尖口。吳家口。劉家口。在長垣利在洩水。不肯閉塞。在東明懼其受洩。堅欲堵截。兩相掣肘。雖有壩名。終屬虛應。即今長隄專設府佐駐守。杜勝集。而又畫界分理。長垣縣管九十七里。東明縣管三十三里。建舖設夫。以時修守。隄既固矣。三壩有無。不足較也。夫壩之有無。係于長隄。而隄之利害。全在荊隆一帶。故添設開封府同知。專駐荊隆。雖衛河南。實衛長東二縣也。總之荊隆堅守。則長隄無事。長隄無事。則三壩不用。二縣之民。永帖衽席。此探本遡源之論。不可不知也。長東河官須時時偵探荊隆口隄岸。少有衝汕。即申總院施行。

河防一覽卷之四

修守事宜

一築隄 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隄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永平打量。毋一概以若干丈尺爲準。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取起晒涼。候稍乾方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坡。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隄。

工費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爲一方。計四工。土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分。土遠者四分。如隄根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論方之法也。如幫隄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闊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算。

一塞決 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即於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此謂截頭裹

也。如又不住。即於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爲主。埽臺須要臥羊坡。以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游。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仍覓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底埽着地。方下簽椿。簽椿須要酌中埽埽釘着。方爲堅固。倘有數寸空懸。無有不敗事者。如寒天或水急。不能泅水。即看揪頭寬鬆。便是着地之驗。繫繩留樞。令人專守。略有走動。便須另下一樞。樞頭上填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往直前。俗諺謂之搶築。稍稍逼遛。必有後悔。以上數端。苟不詳審。勞費罔功。輒疑鬼怪。甚可嗤也。

如用大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銀二釐。該銀一兩二錢。柳稍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價銀一分。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稍。以葦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價銀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椿木五根。每根銀一錢。該銀五錢。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葦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五釐。該銀一兩二錢五分。每大埽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五兩九錢五分。挑土夫土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埽并土牛工料。以次遞減。

一築順水壩。順水壩俗名鷄嘴，又名馬頭，專爲喫緊迎溜處所。如本隄水刷淘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須將本隄首築順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隄俱固矣。安埽之法，上水廂邊埽宜出，將裹頭埽藏人在內，下水埽宜退，藏入裹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埽也。

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埽兩面廂邊，每邊用埽二行，裹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埽三層，共計用中埽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稍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簽椿共用椿木四根，人夫二十五工，共用捲埽隄夫四百五十工，遠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稍或葦一千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十一兩六錢，椿木七十二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十二條，每條重四十斤，共用纜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四錢，約共該銀六十兩，如無柳稍，以葦代之。一下護根乾埽，凡隄係埽灣，須預下乾埽，以衛隄根，此埽須土多料少，簽椿必用長壯，入地稍深，庶不坍塌。

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埽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該銀三錢二分，柳稍四十束，該銀四錢，草繩十二套，該銀六錢，椿木三根，該銀三錢，量用纜作行繩，用隄夫二十工，不議工食，每埽一箇。

約共該料價銀一兩六錢二分。

一造滾水石壩即減水壩。滾水石壩即減水壩也。爲伏秋水發盈漕恐勢大漫隄。設此分設水勢稍消即歸正漕。故建壩必擇要害卑窪去處。堅實地基。先下地釘樁。鋸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植樁鐵樁縫。方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坡。跌水宜長。迎水宜短。俱用立石。攔門樁數層。其地釘樁須劄鷹架。用懸礮釘下。石縫須用糯米和灰縫。使水不入。

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闊五尺。跌水石闊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樁龍骨木鐵錠鐵銷煤炭木炭石灰糯米糝麻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抬石搬料夫船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石閘。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即車乾。方下地釘樁。將樁頭鋸平。樁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脰過。方砌底石。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如地平板鋪完。工過半矣。自金門起兩面壘砌完。方鋪海漫鴈翅。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雁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閘底海漫攔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石四千丈。并鐵錠鐵銷鐵錫天橋環地釘樁龍骨木地平板萬年坊。

開板絞關閘耳絞軸托橋木石灰香油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 建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椿砌石水多則建二孔少止一孔。

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立石牆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并地釘椿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船壩 先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時灌水其上令軟滑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盤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竅二貫以絞關木繫蔑纜于船縛于軸執絞關木環軸而推之。

一挑河 凡挑河面宜闊底宜深如鍋底樣庶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隄須將土運于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

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堤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開河偶淺急疏之法 凡開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

邊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由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逼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杓挖淤。必不得已。則用椿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一栽柳護隄 臥柳長柳須相兼栽植。臥柳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尺餘。出地二三寸許。柳去隄址約二三尺。密栽。俾枝葉搪禦風浪。長柳須距隄五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埽料。俱宜于冬夏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噬。

一栽菱葦草子護隄 凡隄臨水者。須于隄下密栽蘆葦或菱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鐵錐窟深數尺。然後栽入。計闊丈許。將來衍苗愈蕃。即有風不能鼓浪。此護臨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採草子。乘春初稍鋤覆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能刷土矣。

一伏秋修守

四 防

一曰晝防。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掃灣處。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補。則掃灣之隄。愈漸坍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子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

二曰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隄工。盡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寅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即差人挨查。係何鋪稽遲。即時拿究。餘鋪做此。隄岸不斷人行。庶可無誤。巡守是爲夜防。

三曰風防。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于微。久則坍塌潰決矣。須督隄夫。細札龍尾小埽。擺列隄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埽用繩椿懸繫。附隄水面。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是爲風防。

四曰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鋪舍暫避。隄岸倘有刷掃。何人看視。須督各鋪夫役。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隄面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疎虞。是爲雨防。

二 守

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鋪一座。每鋪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隄面之上。共搭一窩鋪。仍置燈籠一個。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

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並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庶防守無頃刻懈弛。而隄岸可保無事。

二曰民守。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於附近臨隄鄉村。每鋪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鋪夫併力協守。水落即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一豎立旗竿燈籠以示防守。各鋪相離頗遠。倘一鋪有警。別鋪不聞。有誤救護。須令隄老每鋪豎立旗竿一根。黃旗一面。上書某字鋪三字。燈籠一箇。晝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鑼一面。以便轉報。一鋪有警。鳴鑼爲號。臨鋪夫老。挨次傳報。各鋪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一防盜決。守隄之法。隄防盜決。最爲喫緊。蓋盜決有數端。坡水稍積。決而洩之一也。地土磽薄。決而淤之二也。仇冢相傾。決而灌之三也。至於伏秋水漲。處處危急。隣隄官老。陰伺便處。盜而洩之。諸隄皆易保守。四也。巡警稍怠。或乘風雨之時。或乘酣睡之處。即被下手矣。防禦者不可不知。

一議涵洞。涵洞洩水。本是無妨。但須明設石閘。以嚴啓閉。若暗開隄址。草木蒙叢。便難覺察。

萬歷八年奸民私囑管河主簿將南岸遙隄暗開涵洞數座十七年伏水暴漲單家口水從涵洞洩出勢甚洶湧一鼓而開遂成大決此可謂明鑑矣司河者知之

一歲辦物料 河防全在歲修歲修全在物料而州縣河官視爲奇貨歲估既定冒銀入己括取里遞草束河夫攀折柳稍遮掩一二便爲了事近日徐州判官彭鶴靈壁主簿元仲賢之事可鑒也今議於十一月間司道官估計停當各掌印官領銀收買法固善矣又須特委廉能職官一二員專管收支工完之日將捲築過埽壩收支過物料數目開報總河衙門查考庶幾事有責成而錢糧無冒破矣又冬初修守稍暇即督夫於漫坡中採取野草每束十斤者每夫每日可採四十束積至百萬可省千金裨益非小草料既備埽護必周衝決之患可免即脫有不測而物料在手計日可寒何致延闕糜費此河道第一喫緊工夫也

一水汛 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常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花水四月壠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湖野之地深山窮谷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之水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蘆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

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此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皆當督夫巡守。而伏秋水勢最盛。非他時比。故防者晝夜不可少懈云。

河防一覽卷之五

【河源考】

夏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下。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山海經

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地。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北入河。東即龍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皋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皋。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潰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駭徒。二太史。

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潔。八句盤。九鬲津。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具邱。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隄。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也。出焉。故尙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在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爲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皋也。山再成曰伾。北過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逆行也。言海口有潮汐。潮以迎河水。

元史河源記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閩。漚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誕。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不無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

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來南。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歧

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

火亮河源自南山西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家即闕又四五日至地名而闕及闕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闕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

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闕提與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

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益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

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

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

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思本曰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

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

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

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穆河合鵬穆河源自鵬穆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

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罕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

廓州搆米站界鄯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

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

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

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甯夏府南東行即東

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北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

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餘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之南亂山中南流過管州冀甯路汾州霍州晉甯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太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歷代河決考】

周

定王五年河徙矜磔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左傳曰伯宗

漢

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唐

玄宗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

昭宗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晉

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河決博州。六年河決滑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漢

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周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修塞。周主以決河爲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決河。三月澶州言河決。

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

宋

太祖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三年秋大雨。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邱。

七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寒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浸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

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明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

壞。又請徙。商河役興。踰年。雖捍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壩地益削。河勢高。民屋始踰丈

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大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天聖六年六月河決澶州之王楚埽。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壠埽。

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令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

十年五月滎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于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本年八月又決鄭州滎澤。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隄。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灤。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

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村。

徽宗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

元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

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浦口。塞之。明年浦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浦口兒等處。侵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

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隄。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

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初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隄將決不可修築募民修護水月隄復於近北築月隄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隄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有蛇時出沒於中所下椿土一掃無遺。

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邑濟甯軍州虞城陽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場場以濟之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曾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卞誠金龍口下達場場口築隄。導河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今賴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尙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相繼督夫十餘萬塞之。弗績。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府北門。滄毀官民軍舍。

宏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邱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濫儀封考城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

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六年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夫矣。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曹單二縣達古蹟王子河直抵豐沛舟楫通行遂成大河。

五年二月起工修治至五月中雨漲掃臺衝蕩不克完合。

八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

七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闢面。

九年河決塌場口衝谷亭水經三年不去。

十三年又淤廟道口都御史劉天和役夫一十四萬濬之。

是年河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河南夏邑縣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亦塞。

十九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濶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

二十六年決曹縣衝谷亭運河不淤。

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

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河集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淤然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

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漫散湖坡從沙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尙書朱衡乃請開都御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僉都御史臣潘季馴請接濬留城舊河併力挑濬八閱月而成隆慶四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運道沙墊一百餘里俱爲平陸淤重儲船九百餘隻臣季馴築塞諸決河水仍歸正道儲船盡出隆慶年間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決黃浦八淺而興鹽高寶諸邑匯爲巨浸淮城水困民不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臣季馴拜命總督河漕築高

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餘里。柳浦灣隄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鎮等決一百三十餘處。徐睢邳宿桃清兩岸築遙隄共長五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廠坡隄七百四十餘丈。使兩河不得外決。築礪山大壩豐縣邵家大壩各一道。約水不得北徙。築徐沛豐礪隄一百四十餘里。砌八淺寶應湖石隄共長一千五百七十餘丈。建崔鎮徐昇等四減水壩。修復淮安新舊閘壩。而遷迪濟閘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盡復。

河防一覽

卷之六

【古今稽證】

泗州先春亭記

宋臣歐陽修撰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隄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饑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

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旣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韙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尙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約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壻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灑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

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勑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缸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堦。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堦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

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囓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二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剏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

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拽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繚大繹。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裹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轉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槪之上。以漸繩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覆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壘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壘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則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蘊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

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雜草土。多厚寡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堤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剡築縷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剡岸土堤。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舡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其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墮。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

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碓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槩上。每絙或碓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於堤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碓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碓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固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舡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纏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水潦。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礪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

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數。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船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缸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篋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砸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龕。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缸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押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資。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沙潁之

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閱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黃河自此不復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二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略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廢之所忍於華人也。奈

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爲明悉。故錄之。

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說

洪惟我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

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談而憚時宜之歎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鈞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沓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罄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罄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歧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謂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筴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略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堤坊則衡決杜矣多設減壩則溢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寢綠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堤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于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

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若謂開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旣奠。而行旅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騏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敵。使非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非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鷲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悛也。其何能功。張鷟以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

不奔。使非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勞微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尙仰體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察河臣嘔心磨舌之意。相與踵而行之。期於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翁。當與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泇河疏

題爲河道工完水消。懇乞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維遵題。據山東分守參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兗州府知府等官。朱泰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起。葛墟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口闊三十丈。底闊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與馬家橋河底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下及東山一帶山水。五六月水

發之時。勢甚漲漫。縱築土堤。不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頂起至曹兒莊天齊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二三尺不等。方與馬家橋河底相平。岸既高峻。若非斜坡。恐致傾墜。凡鑿深一尺。必須兩岸各開二尺。斜作土磴。以便人夫上下。連底占河身七丈。共該挑口闊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人夫七百二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年十月十八日興工。長十丈。闊雖八丈。除兩頭斜坡實止闊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日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多砂石。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礪土。以下紅砂石層。層厚一二尺不等。鐵鑿難施。俱用鐵鍬石木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丈二三尺。以下砂礪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兩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戽水之工更多。前項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先做一分。尤爲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撤水之苦。實難開鑿。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五日。戽水方纔見底。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過一夜。水積尺餘。無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廟沿路。又挑四工。長闊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俱是礪石。泉水湧出。隨徹隨盈。十夫做工。十夫徹水。尙不能勝。再掘尺餘。礪石愈大。泉水愈多。據此二十里岡嶺。若強欲開鑿。其貲費不可以數算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家莊中心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雖少卑窪。但郝家

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連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房嶺至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原無河形該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闊三十丈在于天齊廟前挑試一工長闊一丈挑至二尺以下即有礪石大者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疊堅硬不能用鉞惟礪可施一礪不能竟寸石內泉水湧出終日撤打難盡夫役開鑿愈甚艱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棗兒莊見有小溪闊一二丈水深六七寸不等中間挑試四工礪石泉水難鑿同前又據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天雨山水泛漲平地成湖冬春露地始見河形小房嶺起至萬家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見有河形口闊四五丈深一二尺尙該挑深二丈二三尺不等闊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莊挑試一工長闊一丈掘至二尺下俱是礪石用礪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掘石水中極爲費力彭河口以下挑試二十工二三尺之下掘石微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闊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挑試七工空至二三尺俱是砂礪石礪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各道先後參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於十年水石堅深等用工之夫終疲乎三省工費不貲竟難就緒等因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使馮敏功等呈等淮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勘得山東地方侯家灣起至岔河口止一段計長四里零六十

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內二里一百四十丈石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俱平底大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領夫一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水。難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河有石處。丈量一段。長十三丈。闊十丈。打壩斷流。分爲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闊十丈。各將工內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底俱係過河青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各用鐵鑿油錘。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月十三日止。計二十四日。其用過夫匠二萬五千八十工。銀六百九十七兩。時日既久。工力徒施。委難開鑿。又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林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大石數處。自楊家林起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計長七十九丈。錐探砂石相兼。李家道口起至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七十六丈。徧河俱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一工。長闊各一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岸挑試一工。長闊各一丈。深九尺。下亦係大石。良城橋起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一百一十丈。挑試一工。長四丈。深闊一丈。底有走砂。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三十八丈。內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俱砂礪。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見大石。又其挑試一工。長十五丈。闊二丈。深一丈。錐探底有大石。水靜溝至加口橋至一段。計長九里零五十八丈。俱係泥土。挑試一工。長四丈。闊二丈。深一丈。底有走砂。隨挑隨陷。再若加深。岸必傾覆。且據

鄉民胡觀等稟稱。每年夏秋。各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房屋。常被衝蕩。且兩岸地勢高阜。既不可張水門。又不可開水櫃。諸水會集。難以防禦。傷船之害。勢所不免。實難開鑿。又自泃口橋起。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里零九十丈。河形見闊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鋪止一段。計長十二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鋪起。至瓦子埠止一段。計長十里。河形見闊十二丈。水深五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瓦子埠起。至齊家莊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身土砂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營河一道。內多滾沙。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擁至。易於淤塞。又有成字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爲河患。又齊家莊起。穿蛤鰻土巨連汪等湖。至臬家口止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水舊汪。其餘皆係滄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等。較測水平。比之上源河底。尙高一丈三四尺。北有蒙陰營河泃口。成子河諸水。瀾漫浩蕩。非築隄不可成溝。灘窪不平。非挑濬不能通運。然挑河於巨浸。必不能固。須下椿捲埽。且取土於數里之外。况沂河之水。每遇陡發。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橫截。恐亦難捍。又臬家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零四十五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岸。然深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尙高一丈二三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內。蕩然一壑。水將

安徽又須多用椿草高築隄防。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覺道路艱遠。難計工程。况淮河出直河口復歸黃河。則平昔險溜處所。尚未盡避。或遇黃河暴發。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能無慮也。等因。該各道先後參看得。前項工程築鑿之費。既已不貲。而衝溺之虞。有難預料。雖耗公家之巨蓄。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通呈到臣。臣與催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各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臣獨爲勢不甚難。使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尙可築也。但其工不得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海口鎮至齊家莊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夫省力。莫此爲最。蛤鰻周柳等湖。雖滙水汪洋。倘濬導下流。滌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灣良城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隄。以通漕艘。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黃河之害。將不可避。徐呂二洪之險哉。無奈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即有礮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流水。水底俱有過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參差。石在水中。既不能火煨。又不得錐鑿。其勢必不可成功。縱成功亦不可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爲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若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時張卬拜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根盤不斷。脈串

二洪縱令形河再深丈餘。亦水湍石也。葛墟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牽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緊防南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一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工費無算。然葛墟嶺侯家灣良城一帶。上源山石。既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通運。况運道借用黃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今復安故道。時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整頓。運船亦自蚤能如期過洪入閘。其機甚易。又何必過費苦役。以復開泲河哉。再惟該部請開泲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爲保運之謀也。臣愚請止開泲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功緒難成。不敢取誤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愚本於所見。又親嘗歷試。尤爲的確。伏乞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請行令河漕官。益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預止無益之工程。愛惜有限之財力。庶國計人情。永爲便利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泲口之議。起於都御史翁大立。蓋當黃河衝決之時。漕運阻塞之後。博采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謂舊河難恃。本部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阻溺之患。歲不能免。既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爲題請。荷蒙皇上軫念國儲。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勘工次。再加叮嚀。

無非多方講求。欲爲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命查勘。躬親探。謂加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真。但事關軍國大計。不厭詳細。即今本部尙書朱衡奉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命下。移咨本部尙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歷三年工部覆止泇河疏

題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事。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參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兗州府同知等官樊克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面至性義嶺頂。從低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一丈。共挑嶺頂深三丈五尺爲止。其嶺頂督夫試挑。稍下。即有砂礮。俱用鑄鑊鋤斫。隨即碎起。泉水湧浸。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難以施工。隨向陡溝。至岔河口迴避處。下有伏石。未能逆料。自性義河至岔河口。共低四丈四尺。總計泉河口空泥作隄之工十里。琴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十三里七十丈。性義嶺掘嶺之工十一里七十丈。嶺西開河全挑之工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空之工三十一里。彭河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十一里。臺兒莊以下迴避至岔河口全挑之工十三里。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

開建壩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安府通判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城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合計窪地夾隄爲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十丈。平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因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十八里。其良城以至馬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闊二十丈。底闊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期果否報完。亦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倒灌之淤。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石以裏。頗爲窪下。見今黃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洩入海。山水自沭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北以趨黃河。今開河欲遠黃流。悉在諸湖之北。誠恐開河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橫過運道。無路以達。建閘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也。總計挑河築隄建閘壩通共用銀二百六十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等因。到道。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黃河必不可用。故道必不可復。國家運道。別無他路可通。則沭河雖有崎嶇之險。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但今日之計。既欲修治黃河以紓目前之急。則力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爲緩急之序。非各道所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中張純會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

僂運御史劉光國親自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略與該道所呈無異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爲非終不可成之事使此河果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可以一勞而永逸則當斷以不疑毅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改水築隄建百凡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亦不足惜但臣等反覆思維作事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爲謀貴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我國家資河以爲漕治河即所以始漕也使河水安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別爲漕計今惟黃河日漸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爲險茶城多阻皆自來爲漕患者傅希摯目擊其艱焦勞爲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爲通漕善後之策意以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南一帶六百餘里黃河可遠二洪茶城可避漕可恃以無恐策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勢而止論一節不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言鮮不以爲萬全之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慮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南北有一於此中間沭河一段將安用之不可一日無漕則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河可以兼漕沭特漕之一節開沭亦須治河是治河爲急開沭爲緩理的然可見者也臣等詢之河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勢之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逼近黃河其患易侵即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加隄防之費孰若仍舊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餘里者似無賴於沭當仍舊貫不惟省

無益之作。而落馬等湖黃水之灌。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得爲我害矣。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誠恐河衝蕭場。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不得已而開性義嶺。以通沭河。又必使良城石不爲險。豐沛水不能衝。則沭河二百里。斯爲全利。藉此二百里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方爲得計。此先年河臣建議。止欲於直河出口者。蓋有見於此耳。今仍議開至直河出口。如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十餘萬金。與其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孰若止開二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爲愈也。臣等竊以爲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直河。尙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率者。若遽請內帑。輒興大工。恐有後艱。谷將誰執。合無先用在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工。以圖難克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黃水之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依後開條款。議興前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誠爲思患預防一策也。等因具題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稱。會勘沭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于沭。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猶所當爲。約費一百五十餘萬金。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豐沛河決。猶慮灌入。要先鑿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後議興前工。各一節。爲照治河無上策。

惟避之似爲得策。然亦在視爲患之淺深。權利害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者。固不可憚情勞費。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目前。徐邳以下。河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都御史傅希摯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梗塞。故議開泇河。以備不虞。其爲計至深遠也。今據邳給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勸稱自直河以下三百餘里。斷在可已。無容再議外。惟自徐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會計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以正河有目前之患。泇河非數年不成。故以治河爲急。開泇爲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河尙可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道傍。終無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據二河工當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傅希摯原勘良城伏石七十五丈。馬蹄灣不滿五丈。共僅八十丈。今料道諸臣。勘得良城至馬蹄灣。舊因石隱水底。露面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板石露出。總計有石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所以議先鑿良城難克之功。然後次第興工。無非慎於謀始。功出萬全之意。相應進行議處。恭候命下本部。移咨河道都御史傅希摯。一面督率管河副使郎中主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某處縷隄卑薄。當加修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遙隄。此外別有長策。虛心講求。合用錢糧。俱於河道原額徐州洪儀真閘船稅等銀。從宜動支。務堪保障。一面另委能幹官員。儘用在官衙夫。

河道官銀將良城伏石設法開鑿果見無甚艱阻即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款次第興舉庶謀於其始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利者多則爲無不成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糧亦不致妄費矣此二疏洩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爲漕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同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岡勾沙石此處苦難撤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大的若欲深鑿極爲費力自杜家口至吳家閘三里餘係小沽河口縹衝細沙恐難壩治吳家閘至譚家西南新口止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譚家西口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則先乾澇則衝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得窩鋪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中多流沙楚家口至集蟻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

多。卽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莊四里餘。內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卽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據高密縣知縣李尙賓勘得謝家口至玉皇廟約一十一里。至于閘內。沙石相半。挑濬工費。比之他處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圈。止河岸水勢。似有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黃縣知縣王中達勘得楊家圈至新河閘面。比之南邊一帶。雖漸稍寬。欲西引濬河。但勢已近海。引之無益。况濬河地勢返下。難以引入。昌邑又居濬河下隄。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璇勘得新河閘至海倉。流沙壅滿。難以行舟。挑濬工程頗大。新河閘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問。此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知程道東等量得濬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溝撤水。必幾四丈。迤東間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濬水難引。委爲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帶同監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卽是糜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坍去四尺。緣糜沙力軟。不能承載。易於崩塌。又據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生崔旦募夫。到於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開鑿二丈有餘。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糜沙。旋挑旋墮。工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

得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濰河。二水稍大。亦係有源。但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河通貫。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承委各官。踏勘不的。捏調虛文。草率了事。而同背異。意見靡協。遽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巡海右道。參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覆勘。大率謂隣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蓄之水。欲深鑿河身。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較之海面。積高六丈。委難開濬。不敢附合。以干欺隱。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脈。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相視。因惡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分水嶺。至今土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匯接新河。即今乾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得一線。沽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漬積。查其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滂。水溢俱

從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爲河大害。前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受水利。先受水害。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水積者。以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士民往返新河。聞上見河形稍寬。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寬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者。濰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難挑濬。况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執拘如崔旦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旦昔年所刊海運編。請以一丸泥破之。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

無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開較海面更深數尺，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匠役，沿河計算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旦募工鑿試，闊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糜沙。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絕無能爲矣。蓋糜沙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淤不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澀。以下驗之，糜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田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爲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歷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爲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尙書張瀚等看得尙書劉應節侍郎徐棻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邱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爲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爲用及造船之式欲以待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卽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尙書劉應節侍郎徐棻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

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鋪。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鋪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就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邱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土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尙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

一矣。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尙書劉應節原奉明旨，會同徐棻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略

四明陳穆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洪漸淺，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裏外二洪，遂以湮棄。顧茲中洪，年久不用，疏鑿罔施。巉石旁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橫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十塊。舟一不戒，而杵其上焉。磨曳斯須，輒敵壞而不救。蹇余不佞，叨職茲洪，日擊厥危，每爲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河凍夫閑，可以興役。廼召夫總甲劉福等諭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卽毅然舉事。募匠糾夫，擊牲醑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誅誅，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

等石剗削殆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于於民焉。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一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呂梁洪記略

國子監祭酒華亭徐階撰

我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迺二洪而北。又沿衛以入。自然後達於京師。爲里三千而遙。而莫險於二洪。二洪之石。其狹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之相攖。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於呂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二月二十六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咸忭以奮。閱三月。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余記。治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一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丑進士。濶之仁和人。今將洪內鑿平甯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一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七丈三尺闊七尺高三丈六寸突出洪中最礙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迴避必然紛碎今鑿去石五百一十二塊

第二處爛蝦蟆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五丈闊一丈五尺高五尺三寸打去石四百三十二塊

第三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礙舟長四丈九尺闊一丈七尺高三尺一寸打去石三百二十五塊

第四處放箍頭石長四丈八尺闊一丈四尺高三尺四寸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箍頭方不相礙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二百八十七塊

第五處飛簷石三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其長五丈八尺闊七尺厚三尺下水遇有微風船刮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三百一十二塊

第六處門檻石在洪咽口兩岸激水急溜上水至此稍有不慎船即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打去石二尺即將放船如履坦道

第七處楊家林上首獐石共長七丈七尺闊二丈高五尺三寸當洪灣曲迴溜之處下水船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二百五十一塊

第八處楊家林下首獮石，共長五丈三尺，闊二丈二尺，高四尺三寸，今打去石二百一十五塊，今已悉平。

第九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礙洪傷船，常被撞沉，今已打去圍圓仞餘大石三處。

第十處暖泉石三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破舟避難，共長三丈二尺，圍圓高五七尺不等，今已打去石五十三塊。

第十一處礮盤石二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名曰礮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今已盡行打訖。

第十二處螃蟹窩石三百餘塊，如羣蟹聚窩之狀，每塊圍圓數尺，高四五尺不等，星分羅布，當洪之中，爲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九百三十九塊。

第十三處滑皮石四處，在洪心，每處約長八九尺，闊六七尺，高四五尺不等，上下船隻挽簾，傷人溺水，今打去石四十八塊。

第十四處小穀輪石，獮利，長三丈，闊一丈，高三尺，今已打去。

第十五處大穀輪石，在洪心東岸迴溜之中，下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沒，石長五丈，闊一丈六尺，高五尺，今打去大小穀輪二處石，共九百八十三塊。

第十六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圍圓七尺。厚三尺七寸。一遇水漫。船戶迴避不及。擦損沉漏。無日無之。打去石五十七塊。

第十七處昏魚石。峻峙參差。爲害匪細。長五丈三尺。闊二丈。高四尺二寸。蓋行打訖。

第十八處溜溝石。在洪中。長三丈六尺。闊七尺六寸。高三尺五寸。此二石水乘石溜。船若少不存意。難保衝激之患。今打去石九十三塊。

第十九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三丈二尺。闊八尺。高三尺八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溺。今打去石八十五塊。

第二十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兜水之石。仍留未鑿。

第二十一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圍圓約有二畝。尖高七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則滄漫爲忒。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不謹。日見破舟。士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去石尖四尺。其害悉平。

第二十二處等船石三處。以其水勢瀾漫之日。舟必衝激。至此沉沒。有似等船之意。故以名也。共長五丈。闊七尺六寸。高五尺三寸。水勢泛漲。漫滄。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蹤。今打去石峯三尺。俱已悉平。陳洪範記。

河防一覽 卷之六

又查得大明留典亦載其略人弗之考耳。



運 航



力 水



洪 防



溉 灌



水 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371B

176-1

